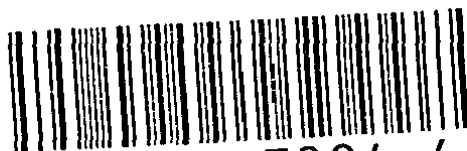


張恨水  
著  
明  
外  
史

行印局書界世

857.48  
312

312



3 0614 7294 4



# 春明外史目次

## 第二集

-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妹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 第十回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台真燦爛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 第十四回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春明外史 目次

一

06687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却說楊杏園移開那結子，又見下面有一張薄紙疊了四折，打開來一看，雖然字體歪斜，大小不一，倒是寫得清楚。那字上說道：

楊先生：你已經有八天沒來，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是那位得罪

了你呢！還是我得罪了你呢？我想：一定不是爲我，若是爲他，你就

不來。你的心事，我才曉得，那何必呢？我的事你也曉得，可連我

有好多話，不和你說，我去和誰說呀？人人都說玉連苦，我比玉連

苦十分，今天老五進城，我送你兩樣東西，兩個西瓜，是圓圓的意

事，這紅節子，是你告我的，什麼結同心，就表一點我的心把？信寫

得不好，你不要見怪，望你見信就來，切不結！切不結！切不結！切不結！

你好

記你妹梨雲老七姐

這信統共不到二百個字，以情書論，一句也不得力，又沒有文法，又是別字。在平常人眼光看起來，可算是一個談笑的資料，可是楊杏園帶猜帶看，句句都打入他的心坎裏去。並且想道：他不過念了一本半千字課，就能寫信，總是聰明人，要不是落在火炕裏，焉知不是一個可造之才。無論他誠意如何，寫起這封信來，也很不容易，就這一點，教人就很可感激哩。想到這裏，不免一陣臉紅耳熱，心中說不出來一種感想，又是煩惱，又是痛快。原來楊杏園哀樂中年，早已無心歌舞之場，只因梨雲生得嬌小可憐，善解人意，總教他無法擺脫。偏偏梨雲的領家，又是一個有名的無錫老三，他要敲起竹槓來，一百五十，你就得應酬他。

要不然，他當你唧唧我我的時候，他捧着一管二馬車的水煙袋，也坐到一塊來，有一句沒有一句的，便對梨雲說：鞋子店裏的賬，欠上多少了，裁縫工錢欠上多少了，那裏的會錢到期了，小房子的錢已經欠了好幾個月了，嘮嘮叨叨，說一個不斷，你插嘴不好，不插嘴也不好，教你真是難受。這還是善說啦，有時候也就硬說：誰的屋子裏今天有花頭，誰的客人肯花錢，說梨雲沒有手段，屋子裏老是冷冷清清的，阿要坍台？再一看看那一張肉臉，板得一點笑容也沒有，梨雲低着頭，嚇得那裏敢說一個字，有時候，楊杏園厚着臉皮，替他頂上兩句，說北京各機關，都是整年的不發薪，一班老爺們，自己的衣食都維持不了，那裏還能在外面逛，胡同裏生意清些，也是勢所必然。況且老七是個清倌人，有這樣的場面，也就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啦。無錫老三說：啊！楊老爺，

我們吃這碗饅子飯，真不容易，你那裏知道呀！說到這裏就要背上一大本賬簿，又指着梨雲說：阿因年紀輕，好勝不過，看見人家穿的什麼好看，他也要穿什麼，人家戴的什麼時新，他也要戴什麼，我那裏忙得過來。你要不答應，他就鬧小因脾氣，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時候連飯也不吃，楊老爺，你是知道的，我是把他當作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總拗他不過，只得借債和他弄了來，就是這一項，就大鬧虧空了。楊杏園聽了他這一篇議論，那裏有什麼法子駁回，到了終局，總是鼻子裏哼着答應一陣了事。因此一來，他覺得到梨雲那裏去，樂不敵苦，懶得去了。這天他接着梨雲的信，才兜起了他的心事，心想不去吧？不說和梨雲的交情如何，就看這一封信的情面，也不能那樣決絕。去吧？又恨極了那個無錫老三。盤算了半天，不覺已到吃晚飯的時候，等到晚飯

吃過，再也忍耐不住，只得穿起長衫，吩咐車夫拉車出去。上車的時候，輕輕的對車夫說了韓家潭三個字。原來這冶遊的朋友，白天是沒有什麼癮，一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晚飯吃過，無事可做，就會想到胡同裏去。要是兩三個同志在一處，就有了一個人笑着先開口，說道：「去吧？」第二個人必定笑着答應道：「去呀，先上那一家呢？」再不待第三句，不由得腳就動起來了。還有一班人走得慣了，竟有一定的時刻，到了時候非去不可，要不去就好像這天晚上，有一樁事情沒做，心裏老是不安。照這樣說來，楊杏園這晚的行動，也就國法人情，皆可相恕的了。他到了松竹班，那毛夥都認得他，早提着嗓子嚷道：「梨雲，七小姐叫了一聲，這就算告訴他客來了的意思。」梨雲掀開一角門簾子，望了一望，見是楊杏園，笑着說道：「哎喲！稀客！稀客！」楊杏園也笑着說了一聲道：「稀客！」



進門就看見無錫老三，穿一套半黑半黃舊湘雲紗的褂褲，袖子捲起高高的，露出碗來粗的一隻胳膊，坐在白竹布蒙的沙發椅上，有一下沒一下的扇扇子。他一看見楊杏園進來，笑着站起來道：「真是稀客，大概今天走錯了路罷？可憐老七一天也不知念了多少遍，說不知道是什麼事得罪了楊老爺，真是嘴也念乾了。」楊杏園笑着問梨雲道：「這話當真嗎？」梨雲道：「你說真就真，說假就假，天氣很熱的，脫了長衫，正經坐一會罷。」說着，便走過來和楊杏園解鈕絆，楊杏園把鼻子嗅了幾嗅，說道：「好香。」低頭一看，看見梨雲胸面前鈕絆上掛了兩朵白蘭花，便低着頭拿鼻子湊去聞。梨雲輕輕的一推道：「自在點。」楊杏園還沒有說話，只聽見院子裏嚷了起來，有一人操着一口藍青官話，嚷道：「也不打聽你老爺是誰？對你直說了罷，陸軍部，劉都督駐京代表處，我都有差。」

事惹起我的火來，仔細我寫信給警察廳，請他來封你們的大門。楊杏園聽了這話，就把門簾子掀開一點兒縫，對外張望，只見兩個大高個兒，站在院子中間，一個手上拿着一根手杖，指手劃腳，在那裏罵人。一個便拉着他走，說道：走罷，咱們別和他一般見識。那人便搖着手杖，帶罵帶說的道：這不能放過他們，咱們哥兒倆身上，那天不有幾十張鈔票，要照他們這樣說，我們都使的是假的，要給總長和劉都督知道，不說咱們哥兒倆損壞他的名譽嗎？你別攔我，我就打電話給辦公處，叫他們來人。這些毛夥聽見他叫人的話，也有點兒害怕，都遠遠的站着看，還好，另外一個大個兒，死命的把他拉住，不讓他去打電話。誰知他兩個拉扯得厲害，長衫裏面，吊下一樣東西來，毛夥搶上前拾起來一看，却是一條蔥綠色物華葛女褲。那一個大個兒，看見露出了破綻，只

當沒有事，舉起手杖，指着毛黠罵道：我沒有功夫揍你這班王八旦，回頭我叫人來收拾你們，說着，就和那個大個兒，一路罵着出去了。這裏龜爪子，都笑了一陣，說這樣的客人，要是多了，姑娘們的衣服，都得保險才好。楊杏園聽見也笑了，便脫長衫，坐在風扇旁邊。這時，阿毛早捧出半個黃瓤西瓜來。楊杏園道：我今天在家裏吃一天的西瓜，早吃夠了，不能再吃了，你們要吃，請隨便罷。無錫老三道：家裏是家裏的，我們這裏，是我們這裏的，總得嘗一點。說着，拿出一隻白銅茶匙，一個小飯碗，挖了半碗瓜瓤，遞給楊杏園，他只得吃了一茶匙，把碗放在棹上。說道：我在這裏，用不着客氣，實是在家裏吃多了，不能再吃。無錫老三道：喲！家裏那來許多的西瓜，吃得這樣飽。楊杏園笑道：也是一個至好的朋友送的，我向來不很吃果瓜，那裏會巴巴的買來吃。無錫老三道：

波幾點鐘了一句話說完，接上就哼了一聲。吳碧波道：杏園，我看你這病起得很猛，請個大夫瞧瞧罷？我剛才給你蓋上被條，叫你幾遍，你都不知道，我一摸你的額角上，燒得像火炭一樣，恐怕不是小病。楊杏園道：大概受了一點感冒，不要緊的，藥吃快了，也怕誤事，過一半天再說罷。吳碧波也覺得他說得有理，把請大夫的話攔下。誰知到了次日，不但燒沒有退，而且時時作惡心要嘔吐。楊杏園知道病已害成功了，便叫老長班胡二進來，問這裏附近有什麼好的醫生沒有？胡二說道：這街口上的宋大夫就很好，他門口掛滿了匾額，是很有名的。楊杏園想道：這無非是小病，隨便吃點藥就好了，在附近找一個醫生也好，便叫胡二把那位宋大夫請來。這位宋大夫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人物，治好了人家，也好請人家鼓吹鼓吹，還仔細問了他的病源。聽到他說是

吃西瓜吹了晚風來的病，只當他受了涼，便下了幾味細辛乾姜發散的藥，楊杏園看看藥單，以爲也離不了那裏去，便照方子抓一劑藥吃了。誰知一吃下去，出了一身汗，發散算是發散了，可是嘔吐更厲害了，頭也痛起來了。眼睛一閉上，好像看電影一樣，山川城市人物鳥獸一幕一幕的過去，心裏只覺燒得難過，又說不出什麼痛苦來。這時何劍塵已得楊杏園害病的消息，特意來看他，恰好楊杏園睡着了，吳碧波低着頭背着兩隻手，只在中間屋子裏踱來踱去，一聲不響。何劍塵一看楊杏園昏沉沉地睡着，蓋着半截身子，面朝外睡，眼睛睜陷了下去，顴骨突起，兩頰瘦削，燒得通紅。走到床面前輕輕的喊了一句杏園，他答應了一聲，一翻身，仍舊閉着眼睛，朝裏睡了。何劍塵走到外頭屋子裏，輕輕地對吳碧波道：「這個樣子，恐怕不是受涼或者中暑，很像是腥

紅熱。何劍塵說出腥紅熱三個字，倒嚇了吳碧波一跳。吳碧波道：腥紅熱這個病，十分危險，中醫是絕對沒有方法醫治的。那末，我們趕快想法子，把他送進醫院去罷。何劍塵道：我也不敢斷定他是腥紅熱，先得請個西醫決斷一下再說，因為北京的醫院，只有日華德國兩家，能治這個病，若是亂送去醫治，恐怕有害無利。我有個朋友劉子明，醫理很好，我去打電話請他來，先請他來看看。說畢，便打電話去，恰好這劉子明在家，過一會就來了。他在皮包裹，先取出測溫器，放在楊杏園口裏，一面解他的衣服，聽了五分鐘脈，然後取出看看，是三十九度。便對何劍塵道：病是很重的，只要再不增加熱度，那還不要緊。吳碧波禁不住先插口問道：這不是腥紅熱嗎？劉子明笑道：不是，若是那個病，病人不能睡得這樣舒服了。何劍塵道：只要不是腥紅熱，那就好辦，無論我在

這裏不在這裏，請你每日來一回，診金日後歸我再算。劉子明聽了何劍塵的話，照例謙遜了幾句，然後再走。從這日起，楊杏園就糊裏糊塗睡在床上，一直到第四天頭上，人清醒些，病才慢慢的好起來。不過睡在床上，兩隻眼睛，只是望着帳頂，十分不耐煩。白天還好些，到了晚上，大家都睡了，一個人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不免南天北地，胡思亂想起來。偏偏越想又越睡不着，睜開眼睛，就對着棹上一盞燈，聽聽窗子外頭，也只有階沿下，幾頭蟋蟀，唧唧叫的聲音。好容易，閉着眼睛，睡了一覺，不到一刻兒工夫，又醒過來。望着棹上，燈還依舊的亮着，一摸枕頭底下，拿出表來一看，還只三點鐘。夏天雖然夜短，不用提，離天亮還早。這個時候，口裏渴得厲害，很想喝口茶，便一個人扶着牀起來，把桌上茶壺裏的剩茶，倒上半茶杯，就燈下一看，全轉了黑色，勉強

喝一口，又涼又澀，全沒有茶味，只得攔下，依舊爬上牀去睡。本想叫吳碧波起來，設法弄點茶來喝，一來想，白天累得人家夠了，半夜三更，又去把人吵起來，很不過意。況且就是人家起來，有了水，也沒有火，忍耐一點，只得罷了。睜開眼睛躺着，清醒白醒的，望見窗子上發亮。過了一會，隔牆大街上，得兒的得兒的得，驟車輪盤子轉動的聲音，也陸續響起來。又過了一會，窗上亮光越發白了，由牀上望窗子外，看見那棵梨樹的樹葉兒，被風吹着搖動。在這個拂曉的時候，旁人正睡得有味，楊杏園病在牀上，却睡得滿心煩燥。半夜的時候，恨不得一刻就天亮，天亮了，又恨不得一刻就出太陽，其實他反正是睡着，天不亮也罷，太陽不出也罷，一點沒有關係。一會兒，隔壁屋子裏的鐘，噹噹的敲了六下。他一想，不料醒了半天，還是這樣早，這時要茶沒有茶，要水沒有水，



心裏非常的焦急。想起若是這個時候，陡然變症死了，有誰知道，可見孤身作客的人，這病境最是可憐的。想了半天，由追悔不該到北京來，一直悔到不該讀書，心想病一好了，什麼事也不幹，趕快回家罷。一個人睡在牀上，只是昏沉沉的想，等到吳碧波起來了，說說閒話，才把念頭打消，到了晚上，依舊又是如此。所以他的病外表雖有點起色，只是心中憂慮過甚，病根很難剷除。時光容易，轉眼他就病了十幾天，一天清早，楊杏園因爲一晚沒睡穩，天亮以後反睡着了。正睡得迷糊的時候，忽覺得有個人摸他的手，睜開眼睛一看，一個穿花衣裳的人，站在牀前，接上就有一個女子的聲音說話，問道：你身體阿好些？他再抬頭一看，却是梨雲。他穿了一套花點子縐紗褲褂，辮子蓬蓬鬆鬆的，正是晨裝未上的打扮。他後面站着阿毛，見楊杏園醒了，也點點頭說道：楊

老爺好點嗎？楊杏園作夢也想不到他們會來，趕着問梨雲道：你怎樣來了？那阿毛插嘴道：他早就要來，總是沒有工夫，今天早上，他叫我送他到小房子裏去，走到半路裏，他說謝謝我，叫我瞞着媽媽，同來看看你。我說楊老爺人很好，應該看看他，我就拚着碰一個釘子送他來了。楊杏園聽了這話，在枕頭上點一點頭道：那末，我也謝謝你。說時，就在被裏伸出一隻手來，握着梨雲的手道：你怎樣知道我病了？梨雲道：我知道好幾天了，因為我有一天打電話到你報館裏去問你，說你害了病，沒有來，回頭我又打電話到這兒來問，果然說是你病了。我想你既然睡在牀上許多天，決計不是小病，很想打聽打聽，偏偏這幾天，一個熟人也沒有遇見，今天早上，我只好自己跑了來了。楊杏園道：這真是！不敢當！便對阿毛道：請坐，請坐，我睡在牀上，不能招呼你！對不住！阿毛

一面坐下，一面笑道：你太客氣了，將來你把七小姐討去了，我還要伺候你啦，你這樣客氣，將來這主人的牌子，是扶不起來的了。梨雲把眉毛一皺，對阿毛道：你總有許多話說。楊杏園扯扯他的手道：你也坐下。梨雲斜着身子，就在牀沿上坐下了。這時，只見吳碧波笑嘻嘻的進來，後面跟着長班，把一個托盤，托着一壺茶，四碟點心進來，全放在桌上。梨雲說道：我說呢，你把我們一引進來，就不見了，原來是忙這個呀。吳碧波笑道：這又算得什麼呢，各盡各人的心罷了。梨雲知道他這話中有話，倒羞得滿臉通紅。吳碧波也覺得自己失言，只得忙着請他們喝茶，吃點心，敷衍一陣。阿毛輕輕的對梨雲說道：七小姐不早了，走罷。梨雲爲着許多的人在當面，除問了楊杏園幾句病况而外，別的話，一句沒說，反而和吳碧波說了一陣應酬話。梨雲也怕坐久了，被無錫老三

知道低着頭沉吟了一會兒只得站起來握着楊杏園的手道：你保重點，我們再會罷。楊杏園握着他的手，點點頭，阿毛早站起來了。梨雲只得低頭跟着他走，走到房門邊，又回過頭，對楊杏園說了一句保重點，這才走了。梨雲這一來不打緊，又添了楊杏園一樁心事，心想如此看來，妓女的愛情，不見得全是假的。又想：就算假的罷，他能特地來看我，也算難得，我在北京的朋友，儘管不少，除了兩三個極熟的人，誰又曾來看過病呢？想到這裏，反而覺得梨雲小小年紀，倒是他一個知己，心想我要討了他回來，也就算萬願皆足了。但是梨雲還是清倌人，要討他談何容易，至少也得三千五千，自己既然是個窮措大，而硯田所入，又半供甘旨，那裏還能作這個豪舉？一層一層想去，總覺灰心，一天到晚，胡思亂想，病那裏好得起來。吳碧波何劍塵雖然也勸勸他，隔靴搔

癢，那裏有效？這日上午，吳碧波出去了，日長人靜，楊杏園一個人睡在牀上，望着窗戶，隔院子裏大槐樹，正鋪着一層綠暗暗的影子，遮着了這邊半個院子。樹枝上三四處蟬聲，喳喳的叫得不斷。楊杏園悶得很，想起陶詩上的臥看山海經一句話，正想摸下牀來，找本陶靖節集看看。忽然長班送一封快信進來，請楊杏園蓋章。楊杏園將信收下，一看信封上，發信的人，是南京落葉菴釋靜蓮寄。楊杏園想道：怪呀！這好像一個尼姑的名字，我在南京，那有這樣一個熟人呢？拆開信來一看，是一張很長的白紙寫的，筆跡十分熟，那信說道：

杏園吾弟：南浦唱別，星霜六易矣。前因朝佛普陀，路過天竺，道遇故人，備問起居，知伯母康泰，健飯猶昔，合十遙祝，竊慰所懷。而吾弟詞華日益，風格不渝，憔悴京華，耿介如昨，益信鳳泊鸞飄，折羽

有時，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期許所符，歡欣奚似？姊飽經憂患，倏已中年，自謂肆力硯田，終老閨闈，所期父母俱存，弱弟長立，畢生大願，悉盡於此。不期罡風遽起，忽興大變，弱弟初以痘瘍，椿萱並因慘折，小屋如舟，三棺并列，肝腸寸裂，視聽都非。途人爲之揮涕，言者無不變色，人非鐵石，孰能當此？自念子焉一身，塊然獨處，前途蒼茫，皆爲慘境，因是削髮空門，藉懺宿孽。年來瞻拜名山，歷覽勝境，古井不波，塵障盡去，一切因緣，皆如夢幻，故應醉久捩，鴻鯉俱絕。近以吾師住持白門，相依落葉，得遇燕趙歸人，備悉旅况，所謂梧桐夜雨，瘦損詞人，燕院西風，魂消旅夢，歎屈子之多愁，復長卿之善病，雖相隔世外，能不凄然？引領雲表，益增怛惻。伏念訂交竹馬，感懷手足，海山迢遞，苦無所慰！晚來依影青燈，檢點舊笈，則有

然脂餘韻，罷繡舊詞，撫拾成篇，飄零未盡，雖掩卷不免長吁，存之亦復多事，特付郵筒，另簡寄呈。庶若末座忝陪，一堂恍對，寄詩當藥，爲爾消愁，伏維察之。一雨宜秋，嫩寒初起，朔地風霜，有異江南，吾弟千萬珍重！釋靜蓮合十卽義姊黃玉煉

楊杏園將信看完，才知是他一個音信久絕的義姊寫的，悵悵的看了半天，固然十分歡喜，但是想起從前在小時候一處遊戲的光景，好像還在目前，不料六年一別，現在人家長齋供佛，自己也是貧病交加，又未免百感俱集。過了幾天，楊杏園果然接到一卷詩稿，是掛號寄來的，他便折開來，放在枕頭邊，慢慢的看，內中果然不少性靈之作，有時候摘出內中好的句字，還和吳碧波討論討論，自這天起，他的病慢慢的就有點起色，時光容易，轉瞬就過了中元節，楊杏園已覺步履如恆，可

以行動自由。這天是七月十六，夕陽將下的時候，照着半邊粉牆，都是黃金色。院子裏的十幾盆木本草本的花，剛剛澆上水，放出一陣一陣的晚香，楊杏園端了一把籐椅，放在梨樹底下，躺在上面，笑看花枝。覺得半月以來，惟今天最爲適意。忽然他的朋友舒九成，提着一隻軟皮包進來，兩個人那不覺呵呀一聲。舒九成先說道：我聽得你病得很厲害，特爲來看你，原來你的病已經好了。楊杏園道：這是過去的事，我聽見你和你的未婚夫人已經到西湖避暑去了，怎麼又沒有去呢？舒九成道：我早回來了，不料一到北京，公司裏面，就鬧得一塌糊塗，我整整有一個禮拜，晚上沒有工夫睡覺，白天沒有工夫吃飯，所以就沒有來看你。直到昨天，公司裏的事情，稍微有點頭緒，才打聽出來，你害了一場大病。楊杏園道：多久不見，見了要暢談一回才好。今天天氣很好，不



如我們同到那個地方去消遣消遣，你以為如何？舒九成道：「也好，就是遊藝園罷，我們先在裏面小有天吃晚飯，吃完了飯，可在東邊花園裏，泡壺茶，在月亮底下談天。現在遊藝園的樹木，已經漸漸長大了，坐在水邊下，聞着隔岸的花香，聽着滿草堆裏的蟲聲，也很有趣味。楊杏園道：「也好，要去就去，我病得膩極了，也正想出去解解悶。說着，二人就坐了車子，到遊藝園來。這時候，正是日戲已散，晚戲未演的時候，外面花園裏，來來去去，滿地裏都是人。他二人兜了一個圈子，便到小有天來吃飯，一進門，滿屋子裏座位都坐滿了，幾個夥計正在人叢裏頭，穿梭也似的跑來跑去。只聽得四面筷子敲盤碗響，都在要飯催菜。舒九成笑道：「好生意，這些人吃東西，都好像不要錢似的。這個時候，一個胖子夥計，一件藍長衫都濕透了，手裏端了一大盤魚，口裏只嚷借光，楊杏

園一手攔住，問他有座位沒有，他一隻手拉着肩膀上的手巾頭，擦頭上的汗，一頭說道：你哪，正忙着啦，還沒有說第二句，已經走了。楊杏園看看這裏亂的很，只得出來，和舒九成在大餐館裏隨便吃點東西，再走到外面花園裏來。這時已經是夜幕初張，星斗橫天了。二人順着小池外岸，一面說話一面走路，又不覺走了一個圈子。舒九成道：池水中間那塊地方，很是幽靜，我們上那裏喝茶去罷。說話時，渡過平橋，靠水邊下，有一個瓜棚，綠葉垂垂，好像蓋了一座小亭子一樣，棚外面許多雜花，被晚風一吹，都吐出清香。河岸上的青葙裏面，那些青蛙，此起彼落的，閣閣閣，一陣一陣的叫。望着河裏，天上的星，都倒在水裏面，有點兒風來，水上略略起一點波紋，惹得滿天星斗，都搖動起來。楊杏園道：這個地方很好，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坐罷。便招呼茶亭子裏面的茶房，

在瓜棚下，擺下棹椅，臨水晶茗。東邊一輪月亮，不覺已湧起來幾丈高，照見滿園雪亮。遠望先農壇，一片蘆葦，青隱隱地，朦朧的月色，罩着三三兩兩，黑巍巍的古柏，和那樹上的半截鐘樓，風景十分幽靜。舒九成道：這很有點西洋油畫的意味，良宵不可無詩，我們來聯句玩玩，好不好？楊杏園道：我幾個月也沒有弄過這樣東西，詩興枯拙得很，恐怕聯不上來。舒九成道：反正弄着好玩，比比詩興，試試何妨？楊杏園抬頭一看天上，一點雲彩也沒有，笑道：我倒有現成的七個字的起句，是碧天迢遞月淒涼。舒九成道：不好，起得太頹喪了，況且也好像遊仙詩。我主張不要這些無病而呻的荒涼字樣。楊杏園道：不能說敗興話嗎？那末，說一句挺好的銀河迢遞接紅牆罷。舒九成道：這又太艷了，不像月下聯句的詩。楊杏園笑道：這就太難了，說得清淒不好，說得濃豔不好，那

如何才對呢？因低頭想了一想，說道：我還是照原來的字面，改爲碧天迢遞夜方長罷。舒九成笑道：好雖不好，到像起句，就是他罷。我接一句，月影隨人過草塘。楊杏園道：好，現成的句子，被你得了。原來你要留這一個月字自己用，你且說底下的。舒九成道：得水新蛙鳴閣閣。楊杏園笑道：說你圖現成，你越發檢便宜了。把這河裏的蝦蟆，都利用起來。舒九成道：蛙字不可以入詩嗎？楊杏園道：自然是可以的。舒九成道：却又來，既然可以，那就沒得說了。況且我還另有意思呢！楊杏園道：我知道，但是我們聯我們的句，諷刺他們則甚，況且閣閣兩個字，七陽裏面，雖有堂堂洋洋幾個字面來對，一定做不好，不如改了。舒九成也不做聲，走出瓜棚去，在樹底下，站了一會。笑着過來道：我有一句好的了，樹外市聲風後定，如何？楊杏園笑道：還可以，我對一句：水邊院落晚來涼。舒九

成道：這句也不錯，底下呢？楊杏園道：底下是看花無酒能醫俗。舒九成道：這是應該轉的，我對一句對客高歌未改狂。再說一句不用悲秋興別恨，你去收了。楊杏園道：中宵詩緒已蒼茫。舒九成道：收得韻脚太生硬，要改一句才好。楊杏園道：姑存之，我們再望下聯罷。兩人復又聯成兩首，共是三首。聯完了，楊杏園掏出日記本子，把他記上。那詩道：

碧天迢遞夜方長，（楊）月影隨人過草塘。樹外市聲風後定，（

舒）水邊院落晚來涼。看花無酒能醫俗，（楊）對客高歌未改

狂。不用悲秋興別恨，（舒）中宵詩緒已蒼茫。（楊）

野塘人靜更清幽，（楊）一院蟲聲兩岸秋。淺水蘆花憐月冷，（


舒）西風落木爲詩愁。不堪薄醉消良夜，（楊）終把殘篇記浪

遊。莫厭頻過歌舞地，（舒）等閑白了少年頭。（楊）

強把秋光當作春，（楊）登臨轉覺悔風塵。却輸花月能千古，（舒）願約雲霞作四鄰。酣飲莫談天下事，（楊）苦吟都是個中人。歸來今夜江南夢，（舒）憔悴京華病後身。（楊）

楊杏園寫完，低低吟了一遍，笑道：通體順適，竟可以說得過去。舒九成低下頭，對瓜棚外頭一望，只見月亮已照在頭頂上，衣服碰着瓜棚邊的深草，濕了一大塊。不覺失聲道：這正是月華滿天，露下沾襟了。時候不早，我要先回東城了。楊杏園道：你若有事，就請先走，今晚的月色很好，我還要在這裏玩玩。舒九成道：你新病初好，你也少坐一會兒罷。楊杏園道：我知道，你只管請罷。舒九成聽了這話，只得先走了。楊杏園會了茶錢，渡過平橋，順着河岸，慢慢的走去。只見柳陰底下露椅上，一對一對的男女，坐在這裏談話，唧唧喁喁，真是男歡女愛，大會無遮。信步

走來，又過了一道大橋，只見花木參差，月影滿地。那邊戲園子裏面，正在演遊園驚夢，笛聲從水面上，被風吹了過來，格外悠揚好聽，便走進亭子來，靠下風頭坐着，那個笛聲裏面，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曲詞，彷彿還聽得出來。楊杏園正聽得出神的時候，隔壁亭子裏忽有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猛然間倒嚇了一跳。只聽見一個人說道：你且不要快活，這事成功不成功，現在還拿不穩。又有一個人道：我看沒有什麼問題，不過能長久不能長久，就在乎你的手段了。那人道：就怕不能成功，只要上了手，我相信決不會拆夥，我們的話，就是這樣說，請你告訴劉老板，我們明日還在原地方會面，至於你自己的話，暫不要提。又有一個人道：那是自然。說畢，兩個人中，就走了一個。還有一個人，在亭子裏面。楊杏園聽了他們的話，覺得這裏面很有文章，便跨



過亭子的欄杆，在竹叢子裏面，對隔壁亭子張望，這一張望不打緊，越發引動了楊杏園好奇心。要知道他看出什麼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姝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却說楊杏園隔着竹叢，對那邊亭子一看，不是別人，是他一位老同學。洪俊生便走出竹叢，在亭子外繞了一個灣，走進亭子去。這亭子裏面，本來安了一盞小電燈，洪俊生看見楊杏園走了進來，便嚷起來道：「呵！好久不見，你好哇？」楊杏園笑道：「一場病，幾乎病得要死，還有什麼好？」洪俊生道：「我彷彿聽見你害了病了，總想來看你，無奈我被私債逼得厲害，日夜不安，鬧得喪魂失魄，這半個來月，我實在連自己都鬧糊塗了，沒有來看你，請你原諒。」楊杏園道：「那過去的事不要提，但是你一不供家，二不養口，一二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按月現拿，怎麼還會借上

許多債。洪俊生道：一言難盡，無非是嫖賭鴉片烟。楊杏園道：你又吃上鴉片烟了嗎？年紀輕輕的，那是何必。洪俊生嘴不留神，一口說了出來，收不回去，未免臉上一紅。便道：倒也沒有上癮，不過每天和同事的在一處，躺躺燈。楊杏園道：吃烟的人，都無非是由躺燈而起。我勸你，連燈也不要躺。洪俊生道：愛，你有所不知，我們銀行裏的同事，十個有九個是抽烟的，天天和他們在一處，他們抽烟的時候，我少不得歪在牀上談話，他們有時將烟燒好，順過槍來，老要我嘗一口，自然不能回回都拒絕，嘗得多了，就每天習以為慣。後來想老吃人家的烟，很不好意思，自己私下也買一點兒土膏出來請客，就這樣糊裏糊塗抽上了。楊杏園道：現在講應酬，都少不了這東西，年輕人上癮却也難怪。他明知楊杏園這種怨詞言外有意，却又不好再把話來分辯，便把別的話來搪

塞道：我有一段很好的社會新聞告訴你，你願意聽不願意聽？楊杏園笑道：請問，我是幹什麼的？自然願意聽呀。洪俊生躊躇了一會，笑着說道：我新聞是告訴你，並不是供給你報上的材料，我可不許登報。楊杏園明知他所說的，不外乎剛才他和人談話裏面的問題，正想考察他們鬧些什麼鬼，便道：新聞原有可登不可登之別，你且把詳情告訴我，若是與你有妨礙，我自然不發表。洪俊生道：那末，我可以放心告訴你了，你想我一個人坐在這亭子裏做什麼？難道好像你們書呆子一樣，玩什麼月，尋什麼詩嗎？老實告訴你，說到這裏，他把頭伸出亭子外面，四處望望，然後把楊杏園一拉，同坐在亭子欄杆上，輕輕的說道：不客氣，一句話，就是拆白。楊杏園故意說道：你不要瞎扯，又來騙我。洪俊生道：我騙你幹嗎？不過這拆白的，並不是我。楊杏園笑道：幸虧你有這句

轉筆，要不然，我的朋友，都有拆白黨，我還成什麼人啦。洪俊生笑道：你不要當面罵人，你沒有拆白的朋友，我却有拆白的朋友呀。楊杏園道：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你且把新聞告訴我。洪俊生道：我有個朋友，他是華國大學的學生，人雖長得不算十分漂亮，他是江蘇人，衣帽鞋襪却十分時髦，學堂裏有整個月不去，倒是遊藝園每天少不了來一回。他來了又不正正經經的聽戲看電影，東處站一會，西處跑一會，只在男女混雜的地方亂鑽。楊杏園道：這種事很多，也不算什麼新聞。洪俊生道：還有啦，好的在後面呢，他一年到頭，專在這裏面鬼混，認識的婦女確是不少。他現在又想出新鮮辦法來了，說是在外頭胡鬧，身體很是吃虧，若再花錢，未免太冤。就此改的宗旨，專門注意有錢的姨太太，只要能給他錢，年紀雖老一點，姿色差一點，都不講究。俗言道的好，物以

類聚，他們也居然有這一黨，這就是社會上所叫的拆白黨了，前幾天我無意中和他在一處玩，忽然碰見同雙飯店的劉掌櫃，他疑惑我是他們一黨，第二天他就特地找到我，問我怎樣認識那華國大學的學生，我說不過是在一處看戲認識的，沒有什麼深交情。劉掌櫃說：那就好辦了。老實告訴你，現在有個很好的姨太太，託我在外頭找一個人，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是學生，二要年紀輕，身體結實，三要是江蘇人。這第二第三兩條，我都有法子辦，學生我却一個也不認識，實在不容易找，我看那天和你先生在一處的那位學生，倒樣樣可以對付。我起初還說：人家是規規矩矩的大學學生，不做這樣的事，你不要瞎說。他笑說：洪先生，我們一雙雙眼睛，也不知道看過多少把戲。他是個什麼人，我還看不出來嗎？我說：猜是被你猜着了，不過他也是一個大滑頭，他

願意不願意，他必定要自己審度一番，等我探探他的口氣再說。劉掌櫃說：你只管去說，我包他願意，我聽了這話，當真代他轉達，居然一拍就合。今天晚上，是他約雙方在這裏會面的日子，誰知道劉掌櫃臨時變卦，要男的方面，現拿出一百塊錢來，作介紹費，另外還要寫一張二百元的借字，限定三個月以內還清。你想男的方面，還沒見着女的是老是少，是長是短，那裏會肯拿出這一筆錢，我聽了攔在肚裏，就沒有去，所以還沒有見面。那位學生，癡心妄思，還指望在這裏面發一筆財，你說好笑不好笑？楊杏園道：他既然索這一大筆介紹費，必定成功以後，有些油水，你何不替他辦成呢？洪俊生搖搖頭道：你那裏知道，這一班青年獵豔家，和窩子裏的妓女一樣，外面風流儒雅，見了婦女十二分溫存體貼，實在他的心比毒蛇還惡，你不給他錢，他先不願意，他那

裏還能拿錢出來呢？楊杏園只管和他說話，不覺得夜已很深，回頭望望那邊戲場，鑼鼓無聲，戲早散了。花園裏面，萬籟俱寂，抬頭望樹頂上的月亮，亮晶晶地，那些染了露水的花枝，被月亮照着，葉子上都放出一種光彩。說話的時候不覺得，這時風從樹裏頭鑽來，吹在身上，很有些冷。再聽聽遠處，一陣陣的人聲如潮水一般，正是大門口遊人和車馬喧闐的聲浪，破空而來。這時楊杏園和洪俊生的談話，雖然沒有說完，時候不早，只得各自回家。洪俊生一走出大門口，就碰見一個同事，一個叫胡調仁，一個叫吳卜微，兩個人站在門洞子裏邊，並排立着，那些從遊藝園出去的人，恰好男男女女，一個個都從他們面前過去。洪俊生在人叢裏擠了過去，將胡調仁的衣服一拉，說道：喂！又在這裏排班嗎？等誰呀？胡調仁對他丟了一個眼色，把他也是一拉，沒有說什麼。



洪俊生知道他們又有什麼把戲，也就站在一處看他們鬧些什麼。果然，不到一會的工夫，有兩個十多歲的女學生來了，一個梳了兩個辮子，一個打了一根辮子，前面額頂上，都捲了一束燙髮，身上一例白竹布褂，藍羽毛紗短裙。梳辮子的胸面前，還插上一管自來水筆，雖然不是十分美貌，到也雪白的皮膚。內中那個梳頭的，年紀大一點，走到胡調仁面前，故意停了一停，他們這三個人，六隻眼睛的光線，不由得就全射在這兩人身上。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好像知道有人注意，低了頭，扯扯那梳頭女學生的衣服，那梳頭的女學生，就低下眼睛皮，似看不看的，對胡調仁望了一眼，就挨身走了過去。三個人那裏肯放，趕緊就在後面跟上。四面的車夫，只管兜攏過來，這兩位女學生，却不雇車，只是走了過去。走到大森里的後面，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向那個

梳頭的女學生道：姐姐，我們雇車罷。那個就提高嗓子喊道：洋車，闖王廟街。胡調仁三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就有幾個車夫，拉攏過來，問南頭北頭，那女學生道：橫胡同裏，門牌零號。吳卜微聽了這話，就把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往後拉着就跑，他兩個人不知道什麼事，怕是那女學生的家裏人追來了，也只好跟着走。心裏反而十分驚慌，怕惹出事來。吳卜微等那女學生離得遠了，才站住了腳。吐了一口吐沫道：呸！倒霉！倒霉！胡調仁連忙問道：你這樣鬼鬼崇崇的，什麼事？吳卜微道：還說呢，天天在外頭逛，這樣內行，那樣也內行，今天在陽溝裏翻了船了。洪俊生聽見他話裏有話，便問道：怎麼樣？這兩位不是正路貨嗎？吳卜微道：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胡調仁道：我真看不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看他有什麼破綻嗎？吳卜微道：什麼破綻不破綻，這是南

城的土貨，冒充女學生在外騙人，虧你還當作奇寶，釘了他一夜的梢，人家背後一定要笑掉牙齒，罵我們是傻瓜呢。洪俊生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土貨，難道他還有什麼記號不成？吳卜微道：記號雖然沒有，倒是這種人，很可以看得出來的。第一，女學生他總大方些，不會像這樣鬼鬼崇崇的，第二，女學生吊膀子，不能和我們這樣公開。胡調仁道：算了，你這些話毫無理由，我不愛聽。吳卜微道：我知道，你看中了他，所以你才不願意我糟蹋他，告訴你，我實在另外有一個真憑實據，知道他是土貨。胡調仁道：你且說出來聽聽。吳卜微道：他剛才不是給我們打了個無線電話，說是住在閻王廟街橫胡同零號嗎？這個零號，就是土貨公司，他住在那裏面，你想是土貨不是？洪俊生道：你何以知道那裏就是這種地方呢？吳卜微正要回話，有一個警察，拿着指揮刀，亂砍洋車

夫趕了過來，看見他們三個人，站在路旁邊唧唧噥噥的說話，很爲詫異，站着打量了一番。吳卜微輕輕的道：走罷，警察都在注意我們了，三個人便一而走，一面說。胡調仁又提起剛才的話，吳卜微道：你不要問，這是很容易證明的，你要真是看中了那兩位女學生，你花兩塊錢，我可以帶你去會會他。洪俊生便湊起趣來，說道：調仁，你就花幾塊錢，看他這話真不真。胡調仁道：好！就是這樣辦。又對吳卜微道：明日幾點鐘，你約一約。吳卜微笑道：你們要去嗎？胡調仁道：你就想抽梯嗎？怎麼不是真要去，你既然誇下海口，現在你想推諉也不行。吳卜微笑道：我推諉作什麼，就怕你們不去，既然這樣說，很好，也不用誰約誰，明天下午四點鐘在行裏辦完了事，大家一路去，好不好？洪俊生和胡調仁都答應了，便各自雇車回家。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三人在支那銀行會了面，

彼此相視而笑，都不作聲。一等打過了四點鐘，彼此丟了個眼色，就一路出門，那些專拉銀行買賣的車夫，早拖着車子，圍了過來。口裏亂喊道：大森里，石頭胡同，遊藝園，這裏來，我的車子乾淨，包快。他們三人，也沒有說車價，揀了三輛乾淨車子，坐到閻王廟街口上，便下了車，隨手抓了些銅子給車夫。原來他們都是這樣慣了的，若要在熟車夫面前講價錢，那就不算是在銀行裏辦事的人了。他們三人下了車子，就順着閻王廟街進了橫胡同走來，吳卜微數着門牌，一號二號的挨家數去，一數數到一個洋式紅牆的一家，只見上面門牌，藍底白字，明明寫的是零號。吳卜微輕輕的對洪俊生胡調仁道：到了，你兩人跟我進去。胡調仁一看，洋式紅漆門樓，上面釘了雪亮的白銅環，門上掛了一塊銅牌，上面寫了碗來大的兩個黑字，寫的是王寓。胡調仁將吳卜微一

拉道：喂！慢點，慢點！不要胡鬧，這是人家的住宅，不要亂闖，闖出禍來了，我可不管。說時遲，那時快，胡調仁話沒有說完，吳卜微早已將門敲開，門裏走出來一個老頭子，對三人看了一眼，便擻擻的問道：找誰？洪俊生心裏想道：糟了，走錯門了，怎樣辦？胡調仁看見老頭子這副情形，也很爲着慌。在這個時候，洪俊生和胡調仁就想抽腿往後走。吳卜微却一點也沒有事。反問老頭子道：這裏是零號嗎？老頭子道：是的。吳卜微道：那就不錯了。說着，開步就往裏走。洪俊生和胡調仁站在後面，進去不好，不進去也不好，躊躇得很。吳卜微回轉頭來道：走哇，就是這裏呀。他二人看看那老頭子站在大門一邊，讓吳卜微走了進去，却不攔阻，似乎又有一點路道，二人只得硬着頭皮，跟他走了進去。走進門，是個屏門，轉過屏門去，却是個四合院子，裏面靜悄悄的，不聽見一點聲音。

他們三人，正不知道往那裏去好，只見上面簾子一掀，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他正顏厲色的，照門口老頭子一句例話，問道：找誰？洪俊生和胡調仁又着一驚，大家捏了一把汗。吳卜微不慌不忙的道：你這裏是零號嗎？那婦人道：不錯。吳卜微道：我們是李媽媽叫過來的。那婦人連忙轉下一副笑臉道：是的，是的，請裏面坐。說着，就替他打開簾子。這時洪俊生心裏，才放下一塊石頭，胡調仁心裏，也是十五個提桶汲水，七上八下，如今方才安妥，却佩服吳卜微這種探險的手段，真是有談笑揮敵，如入無人之境之概，那個膽子，不由得大了幾十倍，便大踏步和吳卜微走了進去。這正中屋子裏是個過廳，雖然陳設的是些半新木器傢伙，到也擦抹乾淨，壁上也胡亂掛了幾張字畫，看看有點像客廳的意思，吳卜微便毫不客氣，先坐下了。那婦人道：你三位貴姓？怎樣認識

李媽媽？吳卜微道：我姓吳，和他是熟的人，這兩年，我介紹他主顧很不少，你見了面，只要問他支那銀行的吳先生，他就知道是我了。那婦人聽了是銀行裏的人，格外現出殷勤的樣子，接上又問洪胡二人的貴姓，他倆也都照實說了，也問那婦人一句貴姓。那婦人笑道：二位大概少逛我們這一路。要是走得多，也許聽見人說過王大嫂，我就是的。吳卜微笑道：那自然是有名的了，要不然，我們怎樣會找上門來呢？王大嫂看看吳卜微，很像一個內行，自然十二分巴結，連說不敢當。便提着嗓子喊道：李家兒，拿開壺來。這時，便有個老媽子捧了一壺茶進來，和他們倒上三杯茶。那婦人又道：你去買包大長城來。吳卜微笑道：你不要客氣，烟倒隨便。家裏今天有人沒有？那婦人眯着眼睛笑道：您三位來了，還能教您空跑嗎？沒有人，我也得想法子呀！吳卜微道：要是家



裏有人，就去叫來看看罷。王大嫂道：你們今日來得真不湊巧，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得出去叫去。吳卜微皺眉道：知道叫得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那裏能儘等？王大嫂道：路都不遠，一會兒，我就可以回來。吳卜微把手捏着半個拳頭，把大姆指和小指兩頭一翹，把大姆指攔在嘴裏一吸，比着說道：家裏有這個沒有？王大嫂笑道：這個東西我們沒有預備。吳卜微道：你放心，儘管拿出來，難道還把我們當外人嗎？王大嫂笑道：有是有一點，是我自己吃的，倘若您要玩兩口，還只好擺出來，那末，請您三位，後面坐罷。說着，就把他三人，由過廳帶進後院，往東一拐，有三間正房，兩間廂房。王大嫂引他們進了正房，中間是個小客廳，擺着一張黃漆桌子，四把椅子，左邊一張舊睡榻，蒙的花布面，橡駱駝的背一樣，一處高，一處低，大概是裏面的鋼絲壞了。右邊擺一張小櫥櫃桌。

子，上面亂擱着許多料器煤油燈，和些洋鐵茶葉瓶，洋蠟燭台之類，這屋就算滿了。兩邊的屋子，都掛了門簾，他們走進左邊屋子來，只見擺了一張小牀，一張小條桌，兩把椅子，一個洗臉架。胡調仁這時話出來了，便對洪俊生道：這很像公寓的排場。王大嫂指着牀上道：您瞧！公寓裏有這樣乾淨鋪蓋嗎？吳卜微就在牀上一躺道：你先把烟傢伙拿來，我們燒煙等着，別儘管說廢話罷。一會兒，王大嫂把烟盤拿來，放在牀中間，吳卜微和洪俊生兩個人躺着對燒，胡調仁坐在椅子上看他們燒鴉片。王大嫂道：吳先生，我現在找人去了，請等一等，轉身一掀門簾子，就要走。吳卜微拿着籤子正在燒烟，見他要去，便把手指頭，夾着烟籤子對王大嫂招手道：慢來，慢來，你這樣糊裏糊塗就走，叫個什麼人來？王大嫂道：那末，您說呀，要怎樣的人呢？別等我叫來了，先生們只挑

眼，鬧得大家怪難爲情的。吳卜微一指胡調仁道：你問他就知道。王大嫂便問胡調仁道：要怎樣的人？您說。胡調仁笑道：要怎樣的人，漂亮就得了。吳卜微道：不是那樣說，他問你這一句話裏面大有文章，是問你要姨太太式的呢，是要女學生式的呢，還是要……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見外面院子裏，嬌滴滴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叫了一聲乾媽。王大嫂一面答應着，一面對三人努努嘴，便對外面答應道：你進來，我在屋子裏呢。說話時，就聽見腳步聲，一路走進中間屋子來了，只見簾子抖着一動，一個人影子一閃，又縮了轉去，接上就格格的笑個不了。說道：喲！屋子裏有人啦。王大嫂道：有人怕什麼，誰會吃了你去嗎？進來。那人隔着簾子道：全是生人。王大嫂道：生人怕什麼？一回見過，二回就是熟人了，快進來罷。他聽了這話，才打起簾子進來，低着頭，抿着嘴笑。

挨着王大嫂站着。胡調仁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昨晚在遊藝園碰見的，那位梳辮子的女學生，今天打扮還是一樣，不過把那條裙子脫了。王大嫂拉着他一隻手，把手摸着，一面笑着問吳卜微道：吳先生，您瞧，這是我的乾姑娘，好不好？吳卜微把烟籤子一放，不約而同和洪俊生坐了起來，不由得嚷起來道：那裏是生人，我們熟得很啦。說着，便站起來，在王大嫂手裏，把他手拉了過來。這位王大嫂的乾姑娘，倒也不嫌人家冒失，就乘着人家拉手的時間，一歪身子走過去，隨身就坐在牀沿上。吳卜微一面摸着他的手，一面笑着問道：你貴姓？答道：姓陳。吳卜微道：叫什麼名字呢？他却笑着不說。王大嫂插嘴笑道：人家的小名兒，可不能讓人亂叫呀！吳卜微道：那末，我們日後見面，怎樣稱呼呢？王大嫂道：叫他二姑娘得了。吳卜微連忙就把頭低下來，湊到他面前叫二姑

娘。這時，胡調仁才明白可以隨便鬧着玩，後悔不該讓吳卜微奪了過去，臉上未免有點不自在的樣子。吳卜微看見，在鴉片牀站了下來，兩隻手扶着二姑娘輕輕一推，推在胡調仁身上，笑着說道：你兩個人，昨天晚上在遊藝園裏面，打了一晚上的無線電，怎麼這會子不說話呢？又對胡調仁道：我今天是專門做媒來了的，你不要眼睛饞，現在可以天從人願了。胡調仁巴不得一聲，見吳卜微如此，正合其意，只是默笑。便問二姑娘道：你認識字嗎？二姑娘搖搖頭道：不認得字。胡調仁道：既然認不得字，爲什麼打扮得像女學生一樣。二姑娘笑道：鬧着好玩啦。不認識字，就不許作女學生打扮嗎？胡調仁道：可以的。我問你，那梳兩個頭的是誰？二姑娘道：那是我姐姐。胡卜微接嘴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便對王大嫂道：快去請來，我們那位洪先生……是……洪俊生對王

大嫂搖手道：不！吳卜微道：得了，什麼不呀不的，昨天晚上爲什麼釘人家的梢來着，去請來罷。便對王大嫂道：還不去麼？王大嫂聽了這話，就當真笑着去了。不一會兒，王大嫂果然把陳大姑娘也請來了，他進來就比二姑娘大方得多，和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吳卜微笑道：你認得我嗎？陳大姑娘笑道：從前不認識，現在認識了。吳卜微道：你倒會裝糊，昨天晚上，咱們不是就認識了嗎？大姑娘笑道：還虧你說呢，真給我們三個人釘得我們沒有法子。吳卜微指着洪俊生對大姑娘道：我和你作個媒好不好？大姑娘點點頭道：好哇。但是他兩個人都有一個人，你呢？吳卜微道：我今天不趕這個熱鬧，那天有工夫，一個人來，說着，把一隻眼睛對二姑娘夾了一夾。二姑娘笑着對他呸了一聲。王大嫂也笑道：是真的，我也去和吳先生叫一個來罷。吳卜微搖手道：不用，不用。

要用我自然會說話。王大嫂只得罷了。說時，二姑娘挨着吳調仁坐在一處擠着說話，大姑娘挨着洪俊生坐在牀沿上，也是問長問短。吳卜微燒了幾口煙，對王大嫂道：擠這一屋子人幹嗎？還不把他們帶了出去。王大嫂道：不是我不帶去，人家還沒有說出來呀。吳卜微道：你看這一雙兩對的樣子，還要說嗎？王大嫂笑着不作聲，先把大姑娘二姑娘叫出去了，以後又做兩回，把胡調仁和洪俊生也請出去了。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混了一會，復又到吳卜微燒鴉片的這間屋子來，大家取笑了一陣子。胡調仁便向吳卜微的耳朵邊，輕輕問道：這要給多少錢？吳卜微道：大概的規矩，是三四塊錢。但是也看人說話，不可一概而論，你要好看點，就每人給他個五數。那麼，他們除給王大嫂而外，本人還可以落兩三塊錢，至於這個鴉片，我自育本

事，白擾他的，你不要過問。胡調仁聽了，又和洪俊生唧唧嚶嚶的商量了一陣，便連煙在內，一共給了王大嫂八塊錢，把這位王大嫂，喜歡得眉毛眼睛，都要笑起來。千叮囑，萬叮囑，請他們常來，他們一直鬧了三四個鐘頭，才走出王大嫂家。路上吳卜微問胡調仁道：怎麼樣，好嗎？胡調仁笑道：別有風味。地方既清靜，花錢又乾脆，自然比胡同裏那些地方好得多。吳卜微笑道：我既然帶你見識了這個地方，你們也應該幫我一點忙。便問洪俊生道：我請求你一樁事情，行不行？洪俊生道：什麼事情呢？我請你吃小館子吧？吳卜微道：吃小館子算什麼，還要提出要求來嗎？我因為常聽見你說，你認得許多報館裏的朋友，我這裏有一條新聞稿子，請你拿去登一登。洪俊生道：這事容易辦，你且把稿子拿來。吳卜微聽了，就在袋裏找了半天，找出一張毛邊紙寫的稿子，交給



他。洪俊生也沒有看，接了過來，就揣在袋裏。其實他那裏認得多少報館裏的人，僅僅不過認識楊杏園一個。到了次日，他就寫了一封信，把稿子附在裏面，送到楊杏園報館裏去。這天晚上，楊杏園到了報館裏，把信拆開一看，還以為洪俊生要把上次所告訴他的話，正式宣布，誰知一看稿子，却是攻擊他朋友余詠西的一段稿子。說他停妻再娶，要騙人家的小姐作姨太太。楊杏園看了，也不作聲，依舊把信收好。到了次日，便特意去看余詠西，告訴他這一段事。

第十回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原來這余詠西，他是一個怪人，他一個人在北京候差，不住公寓，不住會館，却花二十多塊錢，賃了一座獨門獨院的房子住着。只用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媽子看門。不知道的，都說他好靜，其實他專門在遊戲場夜市上，幹那不正當的勾當。有那單身的婦女，外表透着幾分風流，他就死命的釘着。或是在黑暗裏追上的時候，或是在人叢裏相擠的時候，他就在人家身上，輕輕拍一下。若是人家罵下來，他就鼠竄而去。若是不罵，他越挨越近，等到身邊沒有人，他就請人去喝茶或者吃飯，只要人家不破口罵他，他總有法子把人家引到家裏去。他一個人住一

棟房子，命意却在此，旁人那裏知道。這日楊杏園跑到余詠西那兒去，先就敲了半天的門，等到那老媽子出來開門，就對楊杏園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笑着說道：余先生不在家。楊杏園一看這種情形，知道余詠西一定在裏面。不過還另有其他的人在一處，所以他這個老媽子就用擋駕的方法，說不在家。便假說道：他約我這時候來的，不能不在家呀，也許是他睡了，所以你這樣說。說着就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那老媽子道：你拿進去，余先生看一看，他就知道了。那老媽子道：那末，請你在外面等一等呀。他說了還不放心，怕他闖了進去，依舊把門關上。楊杏園心想好緊的門戶，越覺得尷尬得很。不一會兒，門呀的一聲開了，余詠西笑了出來，拱手說道：對不住！對不住！快請裏面坐。便在前引路，把楊杏園引在一個小客堂裏坐了。楊杏園笑道：近來很得意吧？余詠西

道：窮差事，幾個月不發薪，什麼得意。楊杏園道：不是差事的話，是問你有得意的人沒有？余詠西道：我也無非是好玩，那裏有什麼得意的人。楊杏園道：你不說老實話，我也不逼你，我先請你看一樣東西，他一面說，一面就在身上把洪俊生的那封信，還有一張稿子，都交給余詠西看，說道：這總是事出有因吧？余詠西接過稿子一看，不覺臉上一紅，便問道：這稿子你打算發表不發表？楊杏園笑道：那也不一定，不過我念在同鄉的交情上，先來通知你一聲，你看還是發表呢？還是不發表呢？余詠西笑道：無論虛實如何，我決沒有讓你發表的道理，這何待於問。楊杏園道：那末，這稿子上的話，並不是子虛烏有了。照我猜起來，這個人恐怕就在你屋裏。余詠西笑笑，却不作聲。楊杏園道：你要不把我當外人，就應該給我介紹介紹。余詠西笑道：可是可以的，不知人家同意

不同意，待我去問問。說畢，一路笑着到對過的上房去了，約莫有五分鐘的工夫，余詠西在那邊招手說道：這裏來坐。楊杏園便忍着笑走了過去，一進門，却見有兩個女學生裝束的人，倒出乎他意料之外。一個有二十一二歲的光景，梳了愛絲頭，上身穿的紫色柳條絲光布褂子，下面穿的黑華絲葛裙子，白番布皮鞋，是張胖胖鴨蛋臉，大有一種大姐姐和少奶奶的派頭。一個是有十七八歲的光景，上身是藍柳條褂子，下身是藍華絲葛短裙子，足上穿的是一雙圓頭漆皮鞋，圓圓的臉兒，前面的覆髮，一直罩到眉毛上，配着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越發有風頭，正是一個妙齡時代的中等學校的女學生。他們看見楊杏園進門，都站起來，行一個鞠躬禮。余詠西對楊杏園把手一指，對那女學生道：這是我同鄉密斯脫楊。又對楊杏園道：這兩位是密斯白瘦秋，白

素秋。楊杏園又重新點了一個頭，這時那位年紀小的女學生，叫白素秋，靠着桌子，有點不好意思，低頭裝着看桌上的報，那年紀大的，却很大方，先對楊杏園道：請坐。隨又倒了一杯茶遞給他。這時的楊杏園，倒十分拘束起來，不知道怎樣去應酬這兩個人才好。只有拿密斯白現在那個學堂裏讀書這一句話，作爲談話的開端。白瘦秋道：上學期在令儀女學，下半年我打算換學校了。楊杏園掉過了臉對白素秋道：這位密斯白呢，大概也是令儀女學了。白素秋看見人家問他的話，更不好意思，低着頭看報，只是含笑。白瘦秋道：你看，這丫頭耳朵聾了，人家問他的話，他只當沒有聽見。白瘦秋不說不要緊，這一說他忍不住，便撲嗤的一聲笑了出來，伏在報上，只是格格的笑。楊杏園看他一味的嬌憨，也不覺爲之失笑，不過彼此到底是初見面，說了幾句客氣的

話，沒有他話可說。楊杏園覺得在一處坐很不自然，便告辭要走，余詠西一直送到大門口，背地又着實的道謝了一陣。過了幾日，余詠西特地寫信到會館來，約楊杏園去談天，信末並添了一行小註，說是密斯白亦在此相候。楊杏園一想，什麼事呢？難道他們發生了問題，要我去想法子嗎？也沒有十分研究，就一直到了余詠西家來，他一進門，余詠西不讓他進客廳，就請他到上房去坐，走到上房，只見白瘦秋白素秋都在裏面。余詠西對楊杏園道：「請你來沒有別的事，兩位密斯白發了麻雀癮，急於要打牌，無奈我這裏是三差一，不能成局，所以把你請了來湊上一腳。」說着，一個人便把桌子拉開，拿出一匣麻雀牌，花啦啦就往棹上一倒，口裏說道：「來來來。白瘦秋笑道：『你怎麼這樣性急，人家密斯脫楊還沒有說來不來的話呀？』余詠西道：『不用說，既來之則安之，沒有

不來的。說着，就檢出東南西北風四張牌，一陣亂抹，把四張牌疊好了，手裏握着兩粒骰子，一面搖，一面對楊杏園道：坐下，坐下，好班莊定座。楊杏園笑道：當真你就不徵求我的同意嗎？余詠西笑着對白素秋一指道：看在這兩位生客的面子上，你也不好意思說不來兩個字呀。白素秋道：你自家要打牌，還說看人家的面子，好會說話。楊杏園一面坐下，一面笑道：不要緊，不要緊，我是和詠西鬧着玩，其實我也是牌鬼，只怕沒有機會呢。說話的時間，白氏姊妹也站在桌子邊，余詠西早擲下骰子去。班莊的結果，白瘦秋坐在余詠西的上手，楊杏園坐在白素秋的上手，四個人便叉起麻雀來。楊杏園一面理牌，一面說道：我早就想打牌，總沒有機會，不料今天在這裏打起來了。余詠西笑道：難道梨雲那裏，你也沒有報效過嗎？楊杏園見他在女朋友前面，談起窰姐兒，覺



得他太過於放浪，便和他丟個眼色。余詠西會意，也就沒有往下說。這天楊杏園的手氣很好，十牌倒有七八牌是他和，他下手的白素秋，總沒有開和。到了四圈的末牌，正是白素秋的莊，四家都下了買子，白素秋一面起牌，一面說道：就是這一牌，我要班本了。余詠西推推楊杏園道：聽見沒有，你放牌要留心點呀。楊杏園道：反正照規矩打就得了。白素秋笑道：密斯脫楊，你還說照規矩打嗎？四圈到底，還沒有放我和過一牌呀。楊杏園道：那只怪密斯白的手氣壞，不能怪我上家扣牌呀。說時，牌已起完了，白素秋一看，有四五筒兩張，一對三筒，一對二筒，一張么筒，一對九筒，和一張八筒，另外南風一張，五索一對，六索一張，照理應該打出南風去，他因為看見筒子多，想留么張配雜一色，起手便打了一張六索去。一個圈子過來，楊杏園打了一張三筒，白素秋搶着便

叫碰，回頭一看，自己二三筒的對子，可以兩頭上的，便只把四五筒吃下來，打出一張五索去。對面的余詠西道：怪呀，怎麼起手就拆五六索的靠子？白素秋也不作聲。第二圈子，楊杏園又打了一張七筒，白素秋想吃，又捨不得拆散一對九筒，況且要貪一色，地下的牌也不宜太多，未免躊躇了一會子。結果，還是抓了一張六筒，很是歡喜，因為剛才已經打了一張五索，便扣住五索，先打南風出去，恰好下手對了。白瘦秋笑道：我剛補成一對的，你要早打出來，那就沒事了。楊杏園聽了這話，更注意白素秋的牌，知道他必定在做筒子的一色。這時他有一四筒上，就和嵌七筒，七筒上，就和一四筒，已經定局了。余詠西又推推楊杏園道：莊家的牌已落定了，留心點啊。楊杏園道：不用你招呼，我自然知道。又抹了幾個圈子，白素秋補上了一張四筒，打出五索去，單和嵌七

筒，偏偏白素秋又不小心，起牌的時候，袖衫把一對九筒挨着倒了出去，他雖然趕快理起來，楊杏園眼快已經看見了。他一想，我先放七筒，他要吃沒吃，後來他又沒打出八筒。無論如何，他不是和六九筒的清一色，就是和七筒的清一色的。和六九筒沒有他的法子，若是和七筒，自己和四七筒，正好攔他的上和，斷定了，也不作聲，只裝不知道。抹了幾個圈子，大家都沒有進張，白素秋急的很，便問楊杏園道：密斯脫楊，我的牌，又被你扣了罷？楊杏園道：我手上現在只有四張牌，怎樣扣得住人家的牌，難道自己不想和嗎？一言未了，余詠西拍的一聲，打出一張七筒。白素秋看見，好不快活，連忙站起來，一手搶了過來，把面前的牌一推，拍手道：呵！三翻！三翻！清一色！清一色！楊杏園看見他這樣高興，而且又把牌攤下來了，若是攤出牌來攔他的上和，不用提，差不多

和焚琴煮鶴一樣，是個最煞風景的事情，只得讓他和了。便把四張牌握在手掌心裏，給白素秋看道：密斯白，你這牌和得好快，你瞧，我這好的牌，都和你不過。白素秋一看，見他是兩張二萬，五六筒一靠，正要的是這張七筒，攔自己的上和。他還沒有說話，楊杏園便把手上四張牌，往牌堆裏一攪，早和亂了。白素秋見他如此，知道他存心讓他，心裏一動，未免臉上一紅，也不便說什麼。四圈打過之後，又接上打了四圈，依余詠西的意思，還要接上的打，楊杏園因為辦事的時間到了，執意不肯，這才休手。自這天起，楊杏園和白氏姐妹，又熟了許多，才知道余詠西的正式姘頭，雖是白瘦秋，而他的意思，實在是屬於白素秋。不過白素秋天真爛漫，對於余詠西，無可無不可，反而叫余詠西不好應酬。在楊杏園眼裏看去，二馬同槽，早就料到不能沒有風波。有一天上午，

天氣十分晴朗，楊杏園要趁這收潮的天氣，把書曬曬，便叫長班在他自己的小院子裏，架起一副舖板，在院子當中曬書。自己彎着腰，正在一部一部的清理，忽然拍的一聲，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出其不意，却嚇了一跳，十分不高興。正想對那個人發作兩句，回轉頭來一看，只見白素秋穿了件水月物華葛夾襖，套上黑鐵機紗坎肩，底下又是藍印度綢裙子，湖水色起花緞子高跟鞋，身上蒙了一條淡青色蒙頭紗，打扮得十分俏皮。站在面前，只覺一陣陣的花露精香氣，從他領圈上和衫袖裏面出來。楊杏園還沒有說話，白素秋先咪咪一笑，說道：你猜不着是我吧？楊杏園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快請裏面坐！說着，便在前引路，把白素秋引進屋子去。楊杏園道：你總是和令姊一路走的，怎麼今天你一個人到我這裏來？白素秋笑道：難道就不許我一個人出來

嗎？楊杏園道：不是那麼說，你們姐妹感情好，不至於一個人單獨行動。啊，余詠西那裏今天去了嗎？白素秋淡淡的說道：沒有去。他就把話扯開，問道：這院子裏面，就是你一個人獨住嗎？楊杏園道：前不多天有一個姓吳的學生同住，現在只剩我一個人。白素秋笑道：一個人住一所獨院子，晚上不害怕嗎？楊杏園道：我向來不信神鬼這一路的話，根本上就不會害怕。白素秋道：就算不害怕，一個人在屋子裏，冷冷清清，也寂寞得很啦。楊杏園道：單身作客的人，都是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白素秋聽了楊杏園這句話，笑了一笑，問道：何以不把你的太太接來陪你？楊杏園笑道：有太太，當然要接來，但是我的太太，還不知道姓什麼，那裏去接呢？白素秋一撇嘴道：哼！你沒有太太，我不相信。楊杏園道：這是很平常的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我何必瞞你呢？白素秋臉一

紅，又笑着問道：那回打牌，余詠西他對你說，什麼梨雲那裏，這梨雲總是你的好友吧？楊杏園道：你信他瞎說呢。我男朋友還不多，那裏來的女朋友呢？白素秋道：你當面就撒謊，還說不瞞人嗎？楊杏園道：你且說，我什麼事當面撒謊。白素秋道：面前就有一個女朋友，這不是當面撒謊嗎？楊杏園聽他如此說，也不覺笑了起來。於是南天北地的，又說了半天，不覺已是吃中飯的時間。楊杏園看他不走，只好留他吃飯。白素秋道：你不要客氣，我是吃了飯出來的，你儘管吃你的，要不，我就走。楊杏園知道他能說能行，只得由他。一會子長班送上飯菜來，白素秋一看，只有三樣菜，一碟韭黃炒肉絲，一碟蝦子燒白菜，另外一碗菠菜豆腐湯，便拿起筷子來，在兩個碟子裏撥了幾撥，夾了一絲白菜，在口裏嘗嘗，放下筷子，笑着對楊杏園道：餐餐都是這樣的飯菜嗎？楊杏園答

應是的。他又道：我看一點味兒沒有。楊杏園道：我們這還算好的啦！雖沒有味，還可以下飯。有些會館裏和公寓裏的火食，把些沒油沒鹽的菜，和你鋪上三四條半生半熟的肉絲，冰冷冷的送來，不但吃，看見就要發愁哩。我們吃筆管兒飯的，有這個儘夠，怎裏能和你們嬌生慣養的小姐打比呢。白素秋道：不是這樣說，菜不論葷素，總要口味弄得對，那才好吃，你們南方人，很喜歡吃我們山東館子菜，我明天炒幾樣山東菜給你嘗，好不好？楊杏園道：好是好！這菜弄好了，你怎樣送來呢？白素秋想了一想，笑道：哦！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那末，還是那一天有工夫，我請你吃山東館子，由我點菜罷。楊杏園一面陪他說話，飯已吃完了。吃飯之後，白素秋依然不肯說走，一談話談到下午兩點鐘，他才回去，楊杏園也算會陪客的，陪他說五六個鐘頭的閒話，一點沒有倦



容。到了次日，他一早就接到白素秋一張請客片，請下午四點鐘，在濟南春吃飯。片子後面，另外寫了兩行字是：我準按時間候您，務請早到，這張片子，不要給第二個人看見。下面還有一句，却把墨來塗了，仔細看看，那墨跡好像是一「因爲是專請您的」這幾個字。楊杏園一想，這分明是昨天他許請我吃山東菜，所以今天來做這個東。我倒不能不去，不過照這張帖子看來，大概他姐姐並不在一處，余詠西更不知道的，這一男一女，在飯館子裏敘餐，不是很大一個嫌疑嗎？想了半天，總覺得不去的好。就把那帖子撕了，扔在字紙簍裏。誰知不到一刻兒的工夫，長班告訴有人請電話說話，楊杏園一想，這不要就是他的電話罷？一接話機，果然是女子的聲浪，那邊說，你是密斯脫楊嗎？答道是那邊說：我寄給你一張帖子收到了嗎？楊杏園道：收到了。那邊說：這一次，

是我專請你，要是肯賞光，就請早去，若是事忙，不肯賞光，也就請你先告訴一聲，免得我去老等。說到這裏，電話這面，格格的笑了一陣，接上說道：大概是沒有工夫，不得空吧？楊杏園本來打算不去的，被白素秋電話裏這樣的話一逼，倒叫他說不出去的話，只得說一準來。到了下午四點鐘，他便如約到濟南春來。果然，除了白素秋而外，并無他人。楊杏園好像劉邦赴鴻門宴一樣，十分不安，生怕碰見熟人，未免不成樣子。好容易，到六點鐘，才把這餐飯吃完。次日，楊杏園一想，白吃人家一餐，什麼意思，就在青雲閣買了幾塊錢小說雜誌之類，由郵政局裏寄給白素秋，郵包的外面，寫了白素秋一個女同學的名字。原來這種辦法，也是他告訴楊杏園的，以為有什麼事，就可以冒一個女學生的口氣，寫信給他，可以掩去家裏人的耳目。這樣下去，不到一個禮拜，白

素秋竟到楊杏園會館裏來過三次，來了說些不相干的閑說，又總是五六個鐘頭，而且來一回，必定換一身衣服，鬧得滿會館人說出許多風言風語。況且楊杏園住的所在，又是個獨院子，你教人家如何不疑心。又過了兩日，正是禮拜，楊杏園料定白素秋必來，一早就出去，晚飯也不回來吃，一直就上報館。誰知到了十點鐘，會館裏長班打了電話來，說家裏有客，請楊先生快回來。楊杏園問是誰，那邊便換了一個女子的聲浪答道：是我呀，你猜是誰？楊杏園道：你是素秋嗎？這時候，你從那裏來？白素秋道：我特意找你來了，請你就回來罷。楊杏園道：我的房門已經鎖了，你就在外面等我嗎？若有什麼事，就請你在電話裏告訴我罷。素秋道：話長著啦，電話裏不好說，你要是不怕我偷你的東西，就請你吩咐長班，把門開開，大概可以放心罷。說畢，又在電話裏面格格

的笑了一陣。楊杏園沒法，只得在電話裏吩咐長班，叫他將房門開好，請白小姐進去坐。電話機掛上，楊杏園一想，這越發的不對了，怎麼更深夜靜的找我，不如趕快回去，打發他走了罷。會館裏人多口雜，將來這事傳到余詠西耳朵裏去了，還說我和他演三角戀愛，還算什麼朋友。便把稿子託何劍塵發了，忽忽忙忙的回家。走到自己院子裏，三間屋子，只有臥房的燈點着，其餘都是黑洞洞的。這時，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心想：我這院子裏靜悄悄的，他一個人坐在我屋子裏，不知道幹什麼，我到要看看。想畢，便放輕脚步，慢慢的走到廊沿下，從窗戶格縫子裏，向裏面張望。只見窗戶邊的書棹子上，燈下放着一本書，白素秋坐在桌子邊，一隻手按着書本，一隻手託着腮，悵悵的望着燈，好像在那裏想什麼。一會子，他忽然眼圈一紅，流下淚來。他本人還好像不知道，

眼淚串珠似的望下滴，衫袖上和書本上，都滴了許多淚珠，他才慢慢的在鈕扣上，抽下那條白縐手絹，來揩臉上的眼淚。楊杏園見他這樣，却是莫明其妙，心想且不驚動他，看他怎樣，誰知白素秋坐在燈下，依舊是呆呆的想，半天的工夫，也不動一動。眼淚越揩越多，泉湧也似的流了出來。楊杏園看他這個樣子，疑他是因為等自己不來，怪朋友不理，滿腔怨憤，所以逼下這副眼淚來。心想這是我不是了，像今天這樣的對待他，也未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便輕輕的退到院子中間，然後才放重脚步，走了進去。白素秋見楊杏園走進來，一邊用手擦眼睛，一邊強笑道：對不起，我又來吵你了。楊杏園笑道：這個是我對不起你，要你一個人在這裏久等，怎樣還說你對不起我哩？說時，他偷眼看白素秋，見他眼圈還是紅的。這時正是秋初的天氣，白素秋穿了一件淺

灰嗶嘰的夾襖，灰嗶嘰裙子，鬢雲蓬鬆，雙髻斜挽，越顯得身材窈窕，淡雅宜人。想起剛才他流淚的那一番情形，正是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也未免呆了。白素秋見他只管直着眼睛看，未免不好意思，便背過臉去，望書架上的書。楊杏園道：你不是叫我快來有話說嗎？怎樣又不作聲呢？白素秋聽了這話，才回轉身來。他坐在椅子上，低頭望着胸脯，把一隻腳尖懸着點在地上，一隻腳踢着椅子角，才慢慢問楊杏園一句話道：你看我姐姐這個人怎麼樣？楊杏園笑道：藹然可親這四個字，那總是對他最恰當的批評了。白素秋冷笑道：哼！藹然可親嗎？你這句話，正是他反面的批評。我老實告訴你，他在家裏，什麼事也不問的，總是睡到太陽幾丈高，他才起來。吃起飯來，把筷子在菜裏挑挑撥撥，望棹上一放，便要發脾氣。我母親本來疼女兒的，不很管他，看見他鬧彆扭，反

引着他發笑，我父親又抽上一口烟，更是一概不問，有時候我母親說他幾句，他就一句頂一句，反常常問我母親說：我怎樣得了？楊杏園道：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却不懂了，難道在你們這樣的家庭裏面，還有什麼委屈嗎？白素秋對楊杏園瞟了一眼，搖着頭微微的笑道：這個緣故，你還不明白嗎？楊杏園道：清官難斷家務事，我怎樣會知道呢？白素秋道：我和你說一句實話，他是有人家的，只因為那個人不合他的心，他就要吵着離婚，我母親倒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有我父親不肯。說我們兩面都是體面人家，那裏能做這樣的事，將來要打官司來，親戚朋友知道，豈不成了一場笑話？這樣一說，就把這事按下來了。我姐姐也為這事，大鬧了幾回，總沒有鬧穿，後來他就變了辦法，總是在家裏挑眼，鬧得兩個老人家時刻不安。我父親沒法，答應不讓那邊娶，總推着

在大學畢了業再說，一面露出點消息給人家知道，等他來辦交涉，再想法子，這樣挨下來，又是一年多，到底就弄出笑話來，把我都害了。說着眼圈一紅，要掉下淚來。楊杏園道：你說呀，怎麼又連累起你來了呢？白素秋臉一紅，把手絹擦了擦眼睛，笑了一笑，說道：我告訴你的話，你可別告訴人。楊杏園道：你若是不許我說，我自自然保守秘密。白素秋臉又一紅，低聲說道：我也有……沒有說完，他就借着拿手絹擦眼睛，把臉蒙上。楊杏園聽了這半句話，明知全句的意思，却故意笑着問道：你也有什麼，怎麼不說出來呢？白素秋放了手絹，對楊杏園瞟了一眼道：你這不是成心嗎？人家正正經經和你說話，你却尋人開玩笑。楊杏園道：我實在不知道你有什麼，你既這樣說，就算我明白了罷，你且望下說。白素秋道：人家現在也在山東讀書，學問雖然不算得頂好，我們是



自小定的，也沒有什麼惡感，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只爲我姐姐他和家裏作對，放書不念，老要去玩，把我也引着玩慣了。頭裏還是禮拜六和禮拜日，在公園和游藝園玩玩，後來膽子一天大一天，上學的時候，依舊夾着書包出來，可是一出大門，便把書包寄放在胡同口上一個零碎攤子上，大家儘量的出去玩。一直到下午，要散學的時候，方才在攤子上，取出書包來，一道回去。家裏看見照着時候回來，也不追問，誰知公園和游藝園這個地方，總不是好所在，去得多了，就有些多事的人，注意你的行動。有一回，我離開姐姐，在公園裏兜圈子散步，後面來了一個下流東西，穿得滿身的華絲葛，老在後面跟着，我心裏嚇得亂跳，一眼也不敢看他。他在後面，却笑嘻嘻的，胡說八道，說了許多廢話，我只得三步兩步，就跑開。有好幾天，不敢出去玩。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我

姐姐他就做出胡鬧的事來。楊杏園笑道：難道他那樣落落大方的人，還要你來保護不成？怎樣你不和他出去，他就發生出事故來了呢？白素秋把脚一頓，笑道：咳！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我是說他要我保護嗎？楊杏園笑道：就算我死心眼兒，你且說你的，後來呢？白素秋道：也不過一個禮拜的工夫，我又和他出去逛公園。走到來今雨軒，我們還沒有找好茶座，忽然一個男人，在一張桌子邊，笑着站了起來，和我姐姐打招呼。口裏連說道：在這裏。當時我還以為他認錯了人，誰知我姐姐老老實實的走了過去。說到這裏，白素秋問楊杏園一句道：你說這男人是誰？楊杏園笑道：當然是余詠西了。白素秋深深的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我自己不好，當時見了他，我是不好意思過去坐的。我姐姐只說，不要緊，一路過去坐坐，他就趕著給我介紹。我為情面所

拘，只得坐下了。那時余詠西對我問長問短，臊得我什麼似的，只好有一句答應一句。其實我心裏慌得厲害，生怕碰見熟人。我姐姐他却沒事似的，和余詠西說一個牽連不斷。一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人家說公園裏是個壞地方的理由。到了晚上，我和姐姐進房睡覺，我才問他怎樣認識這個姓余的？他說是同學介紹的，後來我仔細一打聽，並沒有這回事，乾脆一句話，他是在公園裏認識的罷了。從那天起，就天天和余詠西會面，後來索興跑到人家家裏去。密斯脫楊，你別見我平常喜歡鬧著玩，這回事，作的大錯特錯，我是很知道的。您說我跟著姐姐走，這算什麼呀？楊杏園笑道：你這個文明人，怎麼說這樣腐敗的話？現在青年男女，正講的是社交公開，好為男女平權的運動……白素秋不等他說完，拿着手絹對他一揚，把嘴一撇道：得了！你這不是損我嗎？我

把你當個好人，所以把許多心事話，全都告訴你啦！你反而處處把話攆我，這是什麼意思呢？楊杏園道：你這就把我冤枉透了，我實在是真話，照你這樣說，難道也要學千金小姐坐在繡房裏面，那才對嗎？白素秋道：不是那樣說，社交公開，是要正正當當的，你想我和我姐姐這樣的行動，那算什麼？我的事，你大概也知道，我早覺着很對那個人不起，誰知我們天天出來日子久了，被幾個底下人知道了，生是生非的，又說出許多閑話，兩位老人家，少不得也知道一點，這幾天對我們的行動，盤查得十分厲害，要把我們退學。今天早晨，我姐姐在家裏大鬧一頓，就跑了出來，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了，我也受了不少的氣。上午的時候，我在我媽屋子裏梳頭，誰知他趁這個機會，就跑到我屋子裏去，翻箱倒匣，大搜一頓，相片啦，信啦，搜去了一小包。他就拿一張余詠西

和我三個人合照的六寸相片，望我面前一扔，指着我臉上問道：這上面的那個野男子是誰？你說！這時，我實在一肚子委屈，要說一句也說不出來，只氣得掉淚，我媽向來不打我的，今日也打了我幾下，還好，我父親來了客，沒有來問我，要不然，我今天也許不能和你見面啦。那時，我知道事情不好，便偷偷的穿了一身衣服，跑了出來，一直就來找你。誰知你偏偏一天也不在家，鬧得我跑了好幾回，現在我是不敢回家去了，這事怎樣好？你向來是很熱心待朋友的，你得替我想個法子才好，說著便掉下淚來。楊杏園不料白素秋竟有這樣一場風波，一時也沒有主意，因問他道：這事你告訴了余詠西沒有呢？白素秋把臉一板，狠狠的說道：我還告訴他嗎？我要告訴他，正中他的計了。到了這時候，我也顧不得害臊，老實告訴你，他常常背着姐姐，私下對我說，叫我一

路和他到上海去，說得南方如何的好，竟是天上，有，地下無。我也一時糊塗，受了他的欺侮，其實他家裏是有人的，不過我沒有多久，才偵查出來罷了。後來我把這話告訴我姐姐，他不但信，反說我和余詠西勾通一氣，要撇開他，鬧得姊妹不利。總而言之：過去的事，是一錯再錯，不可收拾，我還能去找這樣沒良心的人嗎？楊杏園聽他這一番話，知道他已下決心，要和余詠西脫離關係。這也不去管他，只是現在逃出家庭，如何挽回，是不好辦理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已經十一點鐘了，一切都來不及想法。目下最要緊的，就是今夜怎樣安頓他。自己仔細一想，余詠西的私人道德，雖然很有缺憾，到底是幾千里路外的同鄉，決不能爲一時的不慎，得罪朋友，瓜田李下，嫌疑要避得乾淨才好。便對白素秋道：「既然事情已經決裂了，當然不能冒昧回去，你有什麼親戚

家，可先去借住一宿，明日一早，你到我這裏來，我必有很好的答覆。我盡今日一夜的工夫，必定和你想出一條法子來，白素秋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脚尖，躊躇了半天，說道：人家要知道了，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楊杏園道：那末，同學的家裏，有可以去的嗎？他仍低了頭，微微的擺兩擺，耳朵上兩隻寶石耳墜子，也跟着搖個不定。楊杏園一想：不好，親戚家裏既不能去，同學家裏還不願去，這又分明他有別的意思了。自己默念良久，忽然想起一句書來，就是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便立定了主意，對白素秋道：既然這樣說，我有家熟旅館，我送你到旅館裏去住一宿罷。白素秋道：半夜三更的，上旅館去，什麼意思，我更不去了。楊杏園道：這真難死我了，怎樣辦呢？低頭一想，忽然計上心來，便對白素秋一笑道：有了，我打個電話叫余詠西來，再湊上一腳，我們來又一晚麻

雀罷。白素秋聽了這話，把臉一沉，說道：不必勞你駕，我拚着一死闖了回去罷。說着，便站起身來要走。楊杏園看見他這樣說，到弄得沒有意思，心想勸他不要回去罷？又不能如他的心願，讓他回去罷？果然有個三長兩短，這豈不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怎樣好呢？他正在這裏躊躇，說時遲，那時早，白素秋已經走出了房門。那高跟的皮鞋，走得地下，只得得的響，在這種鞋跟底下得得的聲浪裏面，好像白素秋的心裏，在那兒說，你好狠！你好狠！楊杏園一聲不響，一直送他到大門口，便道：我替你雇車罷。白素秋道：勞你駕，不用！說着，頭也不回，挺着身子逕自去了。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却說楊杏園送走白素秋，無精打彩的走了回去，心裏很過意不去，又轉一個念頭道：我將來作了偉人，這一樁事，大概可以在史書上，大書特書一筆的了，就是小說家也可附會成文，作一篇有關陰鷲的文章呢。想到這裏，又覺自己爲人很不錯，精神十分痛快。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清晨，白素秋竟未再來。楊杏園一想，昨天晚上的事，好像一場夢，真是平生一個很深刻的紀念。一天的工夫，心裏老不自在，好像有什麼事，沒有辦了似的。到了下午，何劍塵一個人，忽然跑來了，他說道：今天下午，閑了半天，我們找個地方去玩玩，好不好？楊杏園道：聽戲看電影，

都過了時候了，公園裏面，西風瑟瑟，也沒有趣味。不如花兩角錢，去游藝園兜個圈子罷。何劍塵道：更是犯不着，我們晚上是要出來的，這個時候去，只好在坤戲場門口站班。文明新戲，我看了是會肉麻的，看下去。再說到那三十六本的連台長片電影，走去看上一段，尤其是毫無趣味，還是找個地方洗澡去罷。楊杏園笑道：我們到無可消遣的時候，總是用這最無聊的辦法，跑去洗澡，我看也要改良改良才好。何劍塵道：那就難了，難道北京之大，就沒有個娛樂的場合嗎？楊杏園道：我到想起了一個地方，上青雲閣一湖春去吃茶去，如何？何劍塵道：這也是下策，不過我正要找個老上一湖春的朋友，就便找着他也好。說畢，兩個人逕往青雲閣來，他們走到二層樓上，走進一湖春，揀了兩張綸椅的茶座坐了。楊杏園笑道：中國人喜歡上茶館，也是一個奇特的嗜

好，其實那個人家裏都有茶，何必又花錢，又跑路，到茶館裏來喝。何劍塵道：兩個人來喝茶，說說笑笑，那也罷了，還有一個人，跑來對着一碗茶枯坐幾個鐘頭的，他的趣味何在，那就費解了。說着把嘴向對面茶座一努。楊杏園一眼看去，只見一張桌子上光光的，只有一盞碗茶。那個人伏在桌子上，左腿架在右腿上，搖曳不定，在那裏抖文。這一邊唾椅上，也躺的是一個人，茶碗旁邊，多了一盒煙捲，和一疊報。他把報一份一份的拿起來，查字典似的，看了一遍，就把他放下。楊杏園道：這一班人，每天在這樣的地方，犧牲幾個鐘頭的光陰，不知所爲何事。他要把一年上茶館的光陰，統計起來，那也是很可驚的事情呢。何劍塵道：那也不可一概而論，還有些人的職業，是每天非上茶館不可的，你看天橋那許多茶館，就一半爲這些人而設。他兩人正在這裏討論上茶

館的問題，忽有一個人叫道：劍塵，怎麼今天你也到這裏來了。何劍塵抬頭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那位柳子敬。連忙站起來招呼道：這邊坐，這邊坐，我正要找你呢！柳子敬走了過來，何劍塵又給楊杏園介紹了，柳子敬便在躺椅橫頭，一張方凳子上坐了。一邊問何劍塵道：你難道爲前天說的那個事，特意來找我嗎？何劍塵輕輕的說道：可不是嗎？前途的款子，早已預備好了，只等你的回音，何以一過三天，你連電話都不給我一個。柳子敬道：這個事是完全碰機會的，那裏比買東西，可以把現錢買現貨呢。說着，他用指頭在茶杯裏沾了一點茶，在茶儿上寫了一個閱字。說道：要換這個人上台，這條路我就寬的多了。就現在而論，間接的間接，通氣實在難，只有我日前所說的那個副字號，還可以設法。又把頭就着何劍塵的耳朵，低低的說道：老閱這個人，眼光銳利得

很，早和老魏送上秋波了，將來財政總長，一定是他，那個時刻，我總能小小活動，前途果然願辦，包在我身上，他何不等一等，弄一個好缺呢？

柳子敬和何劍塵唧唧噥噥，說這一大篇私話的時候，楊杏園知道他們有祕密交涉，便叫送報的拿過幾份報來，也躺在睡椅上，在一邊看報，等他們交涉辦完了，最後約定明日仍在一湖春會面，楊杏園方才放下報，坐起來和他們說話。柳子敬道：我晚半天還有一處飯局，不能久陪，我可要先走一步。何劍塵道：請客反正在七點鐘以後，這時候還早，談一會兒去也不晚，何必忙！柳子敬低聲說道：你道這主人是誰？不是別人，正是剛才說的閔總裁。你想！在他們闊人家裏吃飯，客那能不按準時候到嗎？說着他戴了帽子，就忽忽的走下樓來，他伸頭一望樓下雜貨鋪子裏的掛鐘，已經六點，心想家裏的晚飯，這時已經吃過了。

趕回家去，也來不及，便走出青雲閣去。他的包車夫，見他來了，正要把車子拖過來。柳子敬道：不必，我還要買點零碎東西，你就在這門口等着我罷。他一個人就沿着馬路走了過去。原來離這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小火燒舖，門面雖不到四尺寬，外號耳朶眼，可是他那六個銅子一個的火燒，一個子一個的天津包子，包皮既大，餡兒又多，很有個小小名兒，所以有許多人喜歡去吃。只因為那個地方只有一丈來深，三四尺闊，裏面又擺了小棹子小板凳，要在裏面吃火燒，非橫着身體進去不可。有時候人多了，還得站在火燒爐子邊久等，然後擠了進去。這天柳子敬因為趕不上家裏的晚飯，也瞞了包車夫，偷着到這裏來吃火燒，他擠了進去，吃了一碟包子，一碟火燒，一碗細米粥，共總還不到三十個子，真是經濟極了。他肚子吃得飽了，摸摸嘴，會了賬，走出火燒舖，

誰望頂頭就碰見楊杏園和何劍塵，他臉上一紅，只裝沒有看見，低著頭走了。他這時肚子已經吃飽，心想剛才和何劍塵商量的那一段事，果然辦到，至少也鬧個二三百塊錢的手續費，何樂而不為？陳易唐他近來在閱總裁那裏跑得很熟，我不妨去安一個伏筆，主意想定，便坐車向陳宅來。走到門口，只見陳易堂的馬車已經套好在那裏。車上的燈也亮起來了，意思是就要出門。柳子敬一想，這個時候要進去會他，未免太不識相了，正要叫車夫回轉去，只見陳易唐已經從裏面走出來。他在月光底下，一眼看見柳子敬，便喊道：「那不是柳子翁嗎？」柳子敬聽了滿口裏答應，便跳下車來，說道：「我本來是到府上來奉看的，因為看見易翁要公出，所以沒有進去。陳易唐道：「可不是嗎？你早到一刻兒就好了，今晚閱總裁請客，約我過去招待，我不能奉陪，怎麼好呢？」柳子



敬拱手道：請便！請便！我明天再來奉訪罷。陳易唐也一拱手道：那末，就不恭敬了。這時，馬車夫早已把車門開了，他一彎腰坐上車去，一陣鈴響，馬車便已開走了。不多的功夫，早已到了老媽胡同，只見閔總裁門口，停了一輛汽車，車子邊站了兩個穿軍衣的護兵，一望而知閔總裁家裏，來了一個軍官。他在此地，雖是熟人，下了車也不敢一逕往裏闖，便先到門房裏問問，來的是誰？門房回道：今天晚上，總裁請公府裏的出納處長秦彥禮吃便飯，怕不見客。陳易唐道：不要緊，我不一定要見總裁，我有兩項文件，要留下來，您可呈上去。門房知道這陳易唐雖不是個大角兒，可是與閔克玉常共機密的人，恐怕他又有要緊的事，非會總裁不可，說道：這樣說，我就替您進去回一聲罷。說着，逕自去了。陳易唐在閔家這方面，原是餓狗歇不了三天不上毛廁的，有些禮節，都

可以刪去，也就逕往內客廳裏去等着。一會子門房出來說道：總裁說，請您等等，過會就來的。陳易唐聽了，便老老實實的等候着，誰知一候就是一個多鐘頭，也不見閔克玉出來，未免煩燥得很。一會兒，有一個內聽差過來，是他向來認識的。便問道：總裁在那裏請客吃飯，怎麼外面一點響動沒有？聽差說道：今天不是請客，是留秦八爺吃便飯，這時間剛在上房開飯呢。陳易唐心想道：怎麼着？把秦彥禮留在上房吃飯嗎？這人雖在老魏那裏掌權，究竟出身不高，老閔怎麼這樣聯絡他，竟和他叙起通家之好來？這話要傳到外面去，那就太不好聽。想畢，只得又坐下來等，過了好一會，仍不見閔克玉出來，便一個人走出內客廳，要把文件，交給聽差，先自回去，誰知一個聽差却也不曾看見。他一時不曾留心，出來一拐走廊，轉錯了一個灣，逕向上房走來。抬頭一看，只見

上面屋子裏，電燈通亮，打玻璃窗子裏看去，裏面一張桌子上坐了二男一女，旁邊幾個聽差，穿梭般的在那裏伺候。他這才知道走錯了，趕忙退了出去。這男女三人有一個正是閔克玉，一個是秦彥禮，那女的名叫么鳳，却大大的有名，民國三年的時候，黃陂三傑，他曾佔一位。當年他在清吟小班的時候，人家曾送他兩副對聯，把他的名字嵌在裏面。一副是啼髮陽阿吾老矣，收香么鳳意如何？又一副是佛云阿度阿度，子曰鳳兮鳳兮？么鳳就是這樣出名的。那時候，閔克玉的手頭，鬆動的多，賭運也還好，大概總是贏，就花了許多錢，把么鳳娶了回來。誰知道他的花運好，官運賭運，却大壞而特壞，四五年的工夫，虧空下來，有三四百萬。不但說得人家不肯信，簡直說得怕人。中間他也曾運動作江南省長，事已有九分成功，偏偏被一個張狀元知道了，大爲不平，打

了個電報給政府說這人是邪嬖子焉能爲一省的民政大吏政府接了這個電報，就把原議取銷，閔克玉只爲這邪嬖子三個字，把一隻煮熟了的鴨子，給他飛了。他恨張狀元已極，後來他做了財政總長，張狀元電致政府，要在公款項下，移挪三十萬元，維持他的紗廠。閣議上已通融了，閔克玉記起張狀元罵他邪嬖子的仇恨，力持不可，也把原議打消。江南人士，因此說了一段笑話，說到底是狀元的文字值錢，邪嬖子三個字，打斷了一筆三十萬元的收入，算起來一個字值十萬元。古人說一字值千金，那真小看了文字價值了。這時閔克玉又歇了好久沒做官，實在忍不住了，知道公府裏等着要款，便利出納處長極力聯絡。這晚閔克玉，請秦彥禮便飯，本來對酌，並無別人，因爲如此，就好商量祕密問題。二來也是閔克玉一種手段，表示親熱的意思。只要把秦

彥禮聯絡好了，他和極峯燒鴉片的時候，要代爲說什麼都可以說得進去，不然你就把極峯聯絡好了，他是一天到晚包圍極峯的人，要破壞你的事情，那也很容易呀。閔克玉看到此層，以爲這人面前，不能不下一番滾熱的工夫，所以把秦彥禮當作自己家裏人看待，一直引他在內室裏吃飯。這秦彥禮的出身，說來本有傷忠厚，斗大的字，還認不了三個，你和他談什麼政治經濟，那不是廢話，所以這晚閔克玉和他只說了幾句將來籌款的話，大半都是說那裏的戲好，那家班子裏的姑娘好，閑談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提起了姑娘，正合了秦彥禮的心意，他就問閔克玉道：我聽見許多人說，近來八大胡同裏的生意，都壞極了，許多姑娘都往外跑，這是什麼道理？閔克玉道：北京這個地方，不像天津上海是商埠的碼頭，僅是政治的中心點，市面還要靠官場來維

持，您想，現在各機關不發薪，一班人員，吃飯穿衣，還有問題，那裏有錢逛窯子。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道：比起我們玩笑的時候，那真有天淵之隔了。秦彥禮笑道：老哥玩笑的名兒，我也是很久仰的，聽說有一位姨太太……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閔克玉笑道：是的，我有一個小妾，是在這裏娶的，我們弟兄，無不可談的話，小妾在那個時候，很有點微名。現在的胡同裏面恐怕是尋不出來了。秦彥禮笑道：那我是早已聞名的了，聽說這位姨太太，對於戲劇很有研究，西皮二簧，都唱得很好，是也不是？閔克玉笑道：你老哥是內行，在別個面前，可以這樣說，在你老哥面前，是不敢說的。秦彥禮道：這樣說起來，一定是很好的了，能不能夠把我這位嫂子，請出來見見？閔克玉道：我正要請他拜見，怎麼說不能的話。便吩咐內聽差道：進去把三姨太太請出來。聽差答應着。

去了，不一會的工夫，只見么鳳穿了一套水紅綢的西服出來，正是宮鬢堆鴉，玉肌袒雪，芍藥臨風，芙蓉出水，說不盡的花團錦簇。秦彥禮雖然出入朱門，見的不過是些北地胭脂，像這種江南尤物，和那混合中西的服裝，却是少見，說什麼色授魂與，簡直目迷五色。便含笑站立起來，閔克玉連忙指着秦彥禮告訴他道：這是秦八爺。么鳳把隻雪白的胳膊，垂下去挽着，對秦彥禮彎着半個腰鞠躬兩下，秦彥禮慌了，一迭連聲的叫請坐，么鳳含笑挨着閔克玉坐下，這時，秦彥禮爲着初見面，總要客氣一點，還不能和他暢談，倒是么鳳大大方方的，有說有笑。一會人家開上飯來，閔克玉對么鳳道：秦八爺不是別人，你也在此地奉陪罷。么鳳自然唯唯答應，秦彥禮就和閔克玉對面坐了，么鳳坐了下面的主席，他們坐定了，這頭一巡酒照例是聽差斟好了，却將一把提

柄的小銀壺，放在么鳳面前。到了第二巡酒，么鳳那肥藕似的胳膊，提着酒壺，伸到秦彥禮的面前，便往酒杯子裏斟酒。秦彥禮連忙把兩隻手舉起杯子來，口裏說道：不敢當！不敢當！么鳳將壺往懷裏一縮，操着輕脆的京調，微微一笑，對秦彥禮說道：您乾一杯。秦彥禮聽了這話，當真舉杯子，將杯子裏的餘酒，一吸而盡，回頭對么鳳一照杯，說道：乾！然後么鳳才滿滿的替他斟上一杯。秦彥禮等么鳳將酒壺放下，他拿了過來，也要回敬一杯。么鳳將手把酒杯一按，說道：反賓爲主，沒有這個道理。秦彥禮執着酒壺，站了起來，那裏肯依，么鳳只得讓他斟上。秦彥禮說道：作弟的乾了一杯，嫂子也得乾一杯。么鳳笑道：我不會斟，可奉陪不了。秦彥禮道：就是不會喝酒，這一杯總得賞兄弟的面子。么鳳沒法，也只好乾了一杯酒，對他一照杯，然後再由他斟上。閔克玉看見



他們這樣客氣，一聲也不言語，坐在一旁，掀髯微笑。三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談話，十分痛快。秦彥禮借着幾分酒意，蓋了臉，無話不談，便問么鳳道：「嫂子也常常出去聽戲嗎？」么鳳道：「也不常去，碰着有義務戲的時候，角兒都齊備，高興就去聽幾齣。」秦彥禮對閔克玉一笑道：「這就是內行話了。」又回轉頭來，對么鳳道：「我早聽說嫂子的戲，唱得很好。」么鳳笑道：「我什麼也不懂，那是沒有的話。」秦彥禮道：「閔兄老早告訴我了。你又何必相瞞呢？」么鳳拿出手巾來，握着嘴一笑，說道：「曉是曉得唱兩句，沒有板眼的，胡鬧罷了。」秦彥禮道：「那一定是很好的。」吃完了飯，我要領教，領教。」么鳳笑道：「我早也聽見八爺是懂戲的，那不是關夫子面前玩大刀嗎？」秦彥禮道：「不要客氣，一定要領教的。」一會兒把飯吃過，秦彥禮喝得有幾分醉意，當真就要么鳳唱給他聽，他竟忘記這是總裁得意的

姨太太。么鳳雖然不在乎什麼禮節，到底礙着閔克玉的面子，誰知閔克玉巴不得如此，好和秦彥禮做一個深密的朋友。便對么鳳說道：秦八爺不是外人，你就唱一段，請八爺指教指教罷。么鳳一看閔克玉的顏色，竟有很願意的樣子，他本是胡同裏的出身，專門能看眼色行事的，閔克玉的意思，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便也借風轉舵，說道：你難道真要我出醜嗎？那末，我只好向八爺請教了。秦彥禮說道：這才算得開通，嫂子可會拉胡琴？么鳳笑道：自拉自唱，我可不能，只好清唱兩句罷了。閔克玉插嘴道：秦八爺這個胡琴，就拉得最好，就請秦八爺拉琴，你便唱得不好，有好的胡琴也就蓋過去了。秦彥禮當真毫不客氣，說道：只要嫂子肯唱，我就湊合罷。么鳳便回頭吩咐老媽子，把自己精製的胡琴拿了出來。么鳳接過，雙手遞給秦彥禮，他接過胡琴，說道：你瞧，不說

別的，單瞧這把胡琴，就知道是個會唱的了。說畢，把左腿架在右腿上，拿出一方手絹蓋好膝蓋，把胡琴放在上面，先拉了一個小過門。小過門拉過，秦彥禮便和么鳳一笑道：唱什麼呢？么鳳笑道：我實在唱得不好，怎麼好呢？秦彥禮道：嫂子，你真是太客氣，人家胡琴都拉了，你還推諉什麼？么鳳笑道：那麼，我只好獻醜了。低頭想了一想，笑道：我唱一段硃砂痣罷。說罷，輕輕的咳嗽了兩聲，解事的老媽子，早遞上一碗熱茶過來，么鳳接過來喝了一口，仍舊遞給了老媽子。那邊秦彥禮早把胡琴絃子合好，把二簧慢板拉起來，拉到合四乙四合四上尺，把頭就掉過來對么鳳一望，么鳳便借燈光暗地裏唱將起來，唱到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凰，耍了一個花腔，秦彥禮把胡琴拉得飛舞。口一溜，就叫了一聲好。么鳳微微含笑，仍舊唱了下去。唱完，秦彥禮將胡琴停住，一迭

連聲的叫好，閔克玉在一旁也笑着湊趣。秦彥禮道：「嫂子生角唱得好，青衣也一定唱得好的，再唱一段青衣，好不好？」么鳳道：「青衣更難唱了，胡琴一托，我就會慌的。」秦彥禮道：「沒有的話，請罷，請罷！」閔克玉也道：「我聽你那虹霓關一段，唱得還有點對，何妨試試。」秦彥禮道：「好！我就最喜歡的是丫環唱的那一段，又再三催么鳳唱，么鳳喝了一口茶，又隨着秦彥禮的胡琴唱了一段，唱到一心心要配鸞鳳那一句，對秦彥禮瞅了一眼。唱畢，秦彥禮放下胡琴，說道：「勞駕！勞駕！親自倒了一碗茶，遞給么鳳。」么鳳連忙站了起來，接着笑着說道：「不敢當！不敢當！」這時，么鳳喝醉之後，又唱了幾句戲，身上熱了起來，把衣服裏面的香精，臉上的香粉，一齊烘出香味來，秦彥禮在下風頭坐着，聞著香味，正是合古人那句櫻唇吐出如蘭氣，傲倖何人在下風的兩句話。他心裏想道：「閔克玉

這小子真有福氣，怎樣弄了這樣好的一個姨太太，我要弄得到這樣一個人，就是花個兩三萬，我也願意呢。正在這裏胡思亂想，聽差過來回話，說是公府裏有電話來，請秦處長趕快回去，有話說。這時，秦彥禮正貪着和么鳳胡纏，那裏肯走，便道：你去回話，說我有事，遲一刻才能回來。聽差自然照話向電話裏回答，誰知那邊聽着，却罵了起來，說道：混蛋，你不會回話，換過一個人來。這人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得讓旁人去接話。那邊又道：你去告訴秦處長，老帥要洗腳，立刻等秦處長回來，快去說，快去說！這個聽差，一邊答應，一邊想道：這句話怎樣好回？只得回稟秦彥禮道：公府有話和處長說，請處長自己說話罷。秦彥禮接過耳機，那邊說道：我是小沈，您是秦處長嗎？那裏的電話沒有打到，誰知道您還在這兒啦，老帥洗腳，您就快點回來罷，我們伺候，他老人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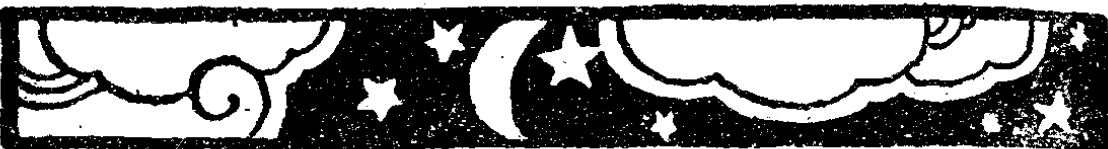
願意呀。秦彥禮聽他說這話，怕別人知道，連忙答應道：「我就回來，你掛上罷。」說畢，掛上耳機，就吩咐聽差開車。閔克玉道：「什麼事，這樣急，說走就走。」秦彥禮道：「老師有事，立等我回去，我怎樣能耽擱？」閔克玉心機一動，問道：「是不是關於內閣的事？」秦彥禮臉一紅，道：「不是，不是，老師一點小事罷了。」說着和么鳳一拱手道：「嫂子，咱們明兒會說畢，就忽忽的去。」了。閔克玉見他如此，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後來由聽差的口裏打聽出來，才知道是老師要他回去洗腳。便和么鳳道：「你瞧老魏多倚重他，洗腳都非他來不可，其餘可想而知。這人可惜不大識字，我要是有他這樣的地位，何愁不能組閣？」兩人說得欣羨不置。閔克玉對么鳳道：「這個人在老魏面前，十分走紅運，我們要想活動，在他面前非加倍聯絡不可，我看他對於你倒很好，你可處處留點心，趁機會替我幫點忙。」么鳳

笑道：你這話奇了，我怎樣幫你的忙？我倒要請教。閔克玉正色說道：玩笑歸玩笑，正經歸正經，我實在是真話。我的虧空，你是知道的，不說別的，就是老太太那三十萬兩銀子，還是老太爺在世積存下來的，他老人家原不願意存在銀行裏，是我硬在老人家面前擔保，存到中發銀行裏去。誰知一拿去，銀行就關了，現在毫無開門的希望，老人家天天嘮叨，說我自負爲財政家，一點用處沒有，連老娘的棺材本都花了，你想，這話不教人難受嗎？我現在的計劃，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上台，馬上就把金馬克這案子辦了，撈回他三四百萬再說。事成之後，那怕鬧個通緝呢，總算把身子洗乾淨了呀。所以我現在的情形，不愁經濟不能活動，只愁不能上台。老實說：靠我這樣硬撞硬的運動，不在老魏身邊安個內線，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對於秦八爺，要格外聯絡他，好請

他在裏面說幾句話，就是我今晚上請他吃飯，也無非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對於我，却不過面子上的交情，要他切切實實的幫忙，不能不拿一點手段出來。不是我誇獎你的話，你的應酬工夫，實在比我好，我希望你替我打打邊鼓，一好大家好，我想你也是願意的呀。么鳳笑道：虧你不害臊，說得出這些話，堂堂一個總裁，却要姨太太替你運動差事。閔克玉也笑道：你怕這是我一個呀，我也是學得來的呢。么鳳道：那末，照你這樣說，什麼財政計畫，什麼條陳，那都是廢話了。閔克玉道：呵！你說這話，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便按鈴叫聽差的進來。一會兒聽差進來，垂手站立一邊。閔克玉問道：七點鐘的時候，陳易唐先生來了，我請他在客廳裏候着，後來我忘記出去會他，大概是走了，他留下什麼話沒有？聽差說：陳先生留下一捲文件，他就走了。他說總裁有事，我就



明天再來，說完就去了。閔克玉點點頭，也就沒有追問。原來這晚陳易唐闖進上房來了，正是么鳳秦彥禮吃酒唱戲的時候，他心下一想，閔克玉一定有陰陽八卦在內，我若久在這裏，反好像有心刺探人家的祕密，不如避嫌早走罷。所以他回到客廳裏，把文件交給聽差，他就走了。他回到家裏，不大的工夫，柳子敬就打了電話來了，說現在有幾個畢業的學生，和南方來的幾個土財主，急於要謀草字頭竹字頭，我前回託易翁的話，今天晚上，本想來面談的，不料你又到閔總裁那裏吃飯去了。陳易唐接了電話，想了一想，說道：有是有條新路子，不知前途預備多少數目，子敬兄能直接不能直接？柳子敬道：我當然能直接，數目他們也沒有酌定，若是發表能快一點，多出幾文，他們也願意，易翁的意思如何呢？陳易唐道：他們若是有七個八個，那就可以少一點，兩



三個就要多一點，因為無論多少，反正是這一套手續。柳子敬道：「這個我也明白的，易翁看大概要多少呢？」陳易堂道：「電話裏面，也不便說，請你白天到我這裏來罷。」柳子敬道：「也好，我明天準到府上奉訪。」說了一聲再會，就把電話掛上。到了次日，柳子敬先來會陳易唐。會過之後，到了晚上，他就一直到何劍塵報館裏來，回何劍塵的話。這時，編輯部裏還沒有動手編稿子，何劍塵史誠然楊杏園和幾個同事的，買了一大包糖炒熟栗子，一大包落花生，圍住大餐桌上，正在那裏說說笑笑，吃得快活，聽差拿進片子來，說是有位柳先生要會。何劍塵說：「請在會客廳裏坐罷。」說着，也就跟着出來了，見面之後，兩人坐下。柳子敬先說道：「你說的那個話，辦大的不成，到是草字頭竹字頭，我已經和你打通一條路子了。不知道實在要辦的人有幾個？」何劍塵道：「辦簡任的有兩個，」



辦薦任的有七個。柳子敬把腿一拍道：這就好極。現在我這條路子，是一批特保案，只要指令照准，並不用得過銓敍局這一道難關的。你所說的人，正是不多不少，以便他自己可以加一二位進去。何劍塵道：數目要多少呢？柳子敬道：要是手續料在外，那自然好說。若是手續料在內，我們得先划算划算，介紹人究竟可以得多少，然後才好酌定。何劍塵道：要是手續料在外呢？柳子敬道：要是，在外，草字頭每人一千五，竹字頭每人二千四。手續料，我這邊共三個人，照二成打對折，實分一成，總算公平交易的辦法。何劍塵搖搖頭道：似乎用不了這個數目吧？我聽說李麻子方面，有人弄得不少，草字頭只有八數。柳子敬不等他說完，接口就說道：那有這樣容易的事，絕對不確。說着，放低一點聲音說道：你想，這個事，至少要打通老總手下的親信，豈是破了整數的買賣，

可以運動他們的。何劍塵道：這錢又不要我出，只要他肯花，我焉有不望辦成之理！只是你說這個數目，和手續料，都重了一點，恐怕前途望而生畏，我們豈不白忙一陣？所以我的意思，以爲要酌乎其中才好。柳子敬偏着腦袋，想了一想，說道：依你的意思呢？何劍塵道：我也不能作主，不過我想草字頭一千，竹字頭雙倍，連兩面的手續料在內，或者可以辦。你想這個數，總計起來就不少，共是一萬一呢。柳子敬道：話雖這樣說，前途原來說的那個數，是看死了的，況且這又不是天橋買零碎，可以望天說價，就地還錢，你說是不是？我只怕到那方面照直說了，却要碰釘子。何劍塵道：這樣說，這事就僵了，那只好再找路子。柳子敬把手一扯他的衣袖道：別忙啊！給釘子我碰，不給釘子我碰，是前途的事，怕碰釘子不怕碰釘子，是我自己的事。照你這樣說，既然你那方不肯

多出，我們忙一陣子，也不能就放手，事到如今，我只好再向前途撞撞木鐘看。那方面是老朋友，碰了釘子，也不算回事。不過你說的數目，也不能言無二價，總要有點上下才好，我也好說話。何劍塵道：那末，你上那方面去說，我在這一面說，只要遷就成功，我們就自然情願的。柳子敬心裏想道：人家說何劍塵有手段，他鬆一把，緊一把，真是不錯。便道：就這樣辦罷。二人又商量了一陣，柳子敬道：我知道你的工作時間到了，不便久談，我們明天再接頭罷。就告辭走了，何劍塵送到大門口，便走回編輯部。楊杏園笑着問道：這位柳先生，一臉三等政客的派頭，你爲什麼和他來往得這樣親密？何劍塵笑道：不瞞你說，我因爲馬上有筆開銷，無處挪移，沒有法，我就破了戒，作了一次一百零一回不道德買賣。楊杏園道：難道你還做黑貨生意不成？要知如何答覆，下回交代。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却說楊杏園問何劍塵是不是作黑貨生意，何劍塵道：不是！不是！楊杏園道：那就是作公債買賣。何劍塵道：作公債生意，也不算不道德呀。不是！不是！史誠然在旁邊說道：這個事，我很明白，他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一邊替人謀官，一邊爲自己築藏嬌的金屋。說着對何劍塵一笑道：你說是不是？何劍塵還沒有答話，楊杏園道：哦！這話我明白了，一定是他討花君這樁事，已經有定局了。夏天花君爲這樁事，還巴巴的送了我一件直羅的衣料，運動我做媒，我因爲劍塵淡淡的，沒有望下說，覺着很對花君不住，誰知他們已經把條件訂好。說着，便隔着棹子和何

劍塵拱手道：恭喜！是幾時月老繫下的紅絲？何劍塵笑嘻嘻的說道：雖然有這句話，那不過說着玩罷了，那裏會真有這個事。你想想看，那個客人熱了姑娘，沒有要討的話，要是一說就成事實，那末，八大胡同的班子，不必開了。楊杏園道：這話誠然，但是你們的事，應當別論。何劍塵道：這話奇了，我們一樣的逛，他們一樣的當姑娘，何以我和花君的事，就當別論？楊杏園道：就算你們沒有這種計畫，我問你，你剛才所說，馬上有筆開銷，這是什麼開銷？何劍塵道：不過私人債務罷了。楊杏園還要往下駁，這時何劍塵拿着一枝筆，在墨盒裏沾墨，低頭老不作聲，隔着棹子，却對楊杏園瞅了一眼。楊杏園會意，也就不作聲。史誠然和幾個同事的，都沒有留意，把這話也就打銷不提了。把稿子編完以後，何劍塵對楊杏園說：我明日上午，到你那兒去，請你不要出去，等我一等。

楊杏園知道必定有事，也就答應了。次日上午，何劍塵果然就到楊杏園會館裏來了，楊杏園笑道：「我已經猜着你的來意了，要我作個現成的紅娘，是也不是？」何劍塵道：「這個倒不消，我找你還是爲款子的事情。」楊杏園道：「你不是自己已經在籌款子嗎？」何劍塵道：「那種錢水裏撈月，那裏有準。我要是辦這樁事，還得在別的地方，弄一筆可靠的錢，才能放手做去。」楊杏園笑道：「這裏沒有第三人，我來問你，花君和你訂的條件，到底怎樣？你不妨講出來，大家斟酌斟酌。」何劍塵笑道：「沒有什麼條件，反正我替他還清債務就是了。」楊杏園道：「那是老章法，當然如此，我要問你，你們是怎樣興起這個念頭的，怎樣開始談判的？」何劍塵笑道：「這話太長，怎樣說起。」楊杏園道：「那有什麼難說，你從正式發動的那一天說起得了。」何劍塵這時在身上煙捲匣子裏，拿出一枝煙捲來，擦了



火柴抽着，呼了一口烟出來，把指頭彈一彈烟捲上的灰，昂頭想了一想，一句話沒說，嘆味的一笑。楊杏園道：你說就說，不說就不說，那有這些個作工。何劍塵笑道：我想這話，還是緩一步告訴你罷，反正你會知道就得了。楊杏園道：不行，你越是這樣做作，越有好聽的，你非說出來不可！何劍塵笑道：告訴就告訴你罷，你可不要把這話告訴梨雲，免得他們姐妹夥裏傳說出去，怪難爲情的。楊杏園笑道：花君雖搬到鳳仙班去了，他們還是常見面，花君的事，恐怕他早知道了，何必要我告訴呢。還有什麼條件沒有，我都算答應了，你再可以宣佈了罷？何劍塵又抽了一口煙，然後笑着說道：上兩個禮拜，我不是請了一天的假嗎？那天我是在一親戚家吃喜酒去了。我看見人家少年夫妻一對一對的來往，心裏好不羨慕，把這成家的心事，頓時又引了起來。我對那主人

翁，借故說要回報館，別了他們，一個人偷着上鳳仙班。我到了花君屋裏，他就問我，爲什麼吃得這樣醉，兩眼通紅的。我說剛吃喜酒來。我說了這句話，一歪身就在沙發椅上躺下了。他說：嚟啲，這可醉得厲害咧，快點吃點水果罷。一面擰手巾給我擦臉，一面自己削梨給我吃，其實我並沒有醉，不過走胡同走得累了，他既要親自伺候我，我落得受用。這時，已經十二點鐘了，他也擠着坐在沙發上，握着我的手說：現在好一點沒有？我說，覺得渴得很，頭也有點昏，坐一會子就好了。他說：明天上午，你沒有什麼事嗎？我說：事是天天都有的，不過攔也攔得下來，你要有什麼差遣，明天我當然可以抽空和你去辦。他就說：你又裝獸，我明天那有什麼事要你辦，我是說的今天的話，幹嗎裝獸呢。楊杏園笑道：照你這樣說來，你是子產之魚，得其所哉了。後來呢？何劍塵道：那以

後的手續無非是那幾句話，就不必提了。到了一點鐘的時光，他的娘姨已經走了，他才正式和我開談判，他說：你是個老白相，在我這裏來往，也有一年多了，大家心事怎樣，都是看得出的。你平心而論，我待你怎樣？說畢，又重新聲明一句說：你可要說真話，不許灌米湯。我便說：不灌米湯的話，你待我是很好。他笑說：懣大，我不是問待你好不好的話，問我是真心待你，還是假意待你？我笑說：這句話，那就難說了，照我看來，大概不至於是假意罷！他把臉一板說：你這人真是……我不等他說完，便說：說老實話，你從前待我，也很平常。近來四五個月，照我良心上看來，我自己已經算是你一個熱客了。他說：這句話麼，也有幾分像。說着笑了一笑，又問：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我說還有一個老娘，兩個兄弟。他便問老太太待人怎樣？我說他老人家待下人是最好不過的，

從前我那位太太，和他就像親生母女一樣。他說：還有你那兩位令弟，也有太太嗎？我說：有的。但是你今天晚上，爲什麼盤問起我的三代履歷來了。他笑着問：你猜呢？我說：你這個意思，我早就明白，但是我是個吃筆墨飯的人，那裏有力量在這裏頭娶人？你們都是看慣了花花世界的，又那裏能跟我書呆子去過日子。我說了這句話之後，以爲他必定有一篇大道理駁我，誰知他竟承認我這幾句話有理。他說：你這話却是老實話，這個時候要你拿出一萬八千來，你自然是拿不出。但是六七百塊錢，你也拼湊不出來嗎？我說：你這話我又不信了，難道你的虧空，就只這幾個錢嗎？他說：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虧空，就是一點小賬，那不值什麼。就是這位老的花頭太太，沒有兩千，他是不會放手，我私下還有幾件鑽石，大概值一千多塊錢。說到這裏，對我笑了一笑。說：真

要作人家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用，說不得了，爲了你，我情願把他換脫，只要你湊幾百塊錢，這個事就成功了。我聽了這話，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便說：你有這一番好意，幾百塊錢的事，我那怕化緣，也要化得來。可是跟着我，只好過青菜豆腐日子，沒有洋樓住，也沒有汽車坐的，你不後悔嗎？他說：這話，你不說，我也明白的。老實說：這裏面的人，要出去住洋樓坐汽車，只好作姨太太，外面好看，心裏的苦，說不出來。到了一百歲，還是姨娘，樣樣在人後面，一世也出不了頭。許多人從了良，又翻出來，那裏都是願意的嗎？楊杏園道：倒看花君不出，竟是能看破虛榮，很存一番打算的。你對他還有什麼條件呢？何劍塵道：這一天，就商量了一晚上，結果我儘一個月內，籌七百塊錢，籌辦到手，再和他領家媽，開正式談判。他依允，自然無事，他不依允，大概還免不了一番大交涉。

好在只要我和花君打個裏應外合，也不怕他不肯。現在就是這筆款難籌。我聽見說，你在郵政局裏還有一筆儲金，我想替你移動一下，不知你可能幫我一個忙？楊杏園笑道：你也是當代的財政家，無孔不入了，老實說：這一筆款是代舍弟存的升學預備費，共總不到二百塊錢，你拿去了，還是無濟於事。何劍塵道：一處籌來，却是不容易，我只有分途募集的一個辦法。若是一口氣能籌到，那是更好了。楊杏園道：就照你的限期說，還有兩個星期，慢慢打主意罷。真是你想不出法子來，郵政局裏那筆款，我總可以借給你，那是毫無問題的。何劍塵笑着拍拍楊杏園的肩膀道：老弟！難得你這樣慨然幫忙，我必定爲你作個好媒人謝你。他就心滿意足的走了。楊杏園心裏正在想，不料何劍塵，還有這樣一段姻緣。只聽見外面院子有人嚷了起來道：混蛋！徐老爺少的

了你們的錢嗎？還要你這一次兩次的，在我前面來討，我明日告訴館董劉大人，會長王都統，把你們這班混蛋東西，全轟了出去。楊杏園一聽，是這館裏住的徐二先生，在那裏發脾氣。便踱出院子來，看他再鬧些什麼。只見他站在大庭裏，指手畫脚在那裏罵，長班垂手垂腳站在一邊，不敢作聲。楊杏園便上前問道：次午先生，什麼事發這大怒？徐二先生走近一步，指着長班道：我在這裏住了三年了，前前後後，總沒有欠過他什麼錢。這兩個月因為手頭緊一點，差了他們兩個月飯賬，也是有的，他就問我討起錢來。我一千八百，也常常借過人家的，沒有看見人家這樣對我討過。這混賬東西，簡直瞧我不起。楊杏園笑道：別理他，值得和他們惹這些閑氣。徐二先生那裏肯聽，對長班還是混賬王八蛋的亂罵，這時，旁邊廂房裏走出一個人來，喊道：徐老二！你這就不

對了。他們當長班的，有多少錢和住會館的先生墊火食。他問你要錢，也是正理，就算他要錯了，你罵他一頓，也就算了，你儘鬧什麼？楊杏園回頭看時，只見一個老頭子，禿着一顆圓頭，一臉的紅麻子，鼻子下，有一把半白的鬍子，身上穿件藍布袍，外套大襟青緞舊背心，下面穿的厚布襪子，方口布鞋，一望而知是一位來自田間的老先生。他兩隻大袖口，都捲着半邊，他一隻手摸着鬍子，一隻手拿着兩個核桃，只在手裏搓，把兩隻眼睛睜的銅鈴也似的，望着徐二先生。徐二先生一看，先有三分心怯。便道：胡三老，你老人家有所不知。胡三老睜着眼睛說道：什麼？我有所不知！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那樣不知？倒要請教！徐二先主碰了這一個大釘子，也弄僵了，說話不好，不說話又不好。楊杏園便把胡三老一扯道：原來是老先生，一年不見面，越發的發福了。我幾



乎不認得，這回幾時到京的，說着帶拉帶扯，把他拉到自己院子裏去了。徐二先生這才過了這個難關，便溜着走了，會館裏的人，大家好笑。都說：胡三老一來是皖中的財主，二來是兒子當議員，三來徐先生的書記是他薦的，不然，徐先生也不能這樣聽話呢。這裏楊杏園把胡三老拉到自己屋子裏，請他坐下，他先說道：楊先生，你瞧徐老二這人，他不過芝蔴點大的小差事，動不動就端官排子，你說可惡不可惡？楊杏園笑道：他這個人，就是這點毛病，其餘都很好。其實呢，這種人就很多，也不是他一個人。胡三老道：楊先生你說我罵的他對不對？楊杏園知他這老頭子歡喜戴高帽子，便道：你老人家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應該說的，這種抱打不平的事，也只你這位老英雄，可以出來做。楊杏園誤打誤撞，說出了老英雄三個字，誰知正對胡三老一股子勁，他把腿一

拍道：着！老賢姪。你這句話，就是我的知己。我常說：在會館裏住的人，只有你一個人乾淨，沒有一點官味，其餘都是狗窟裏鑽一下，豬圈裏鑽一下，什麼老爺？什麼先生？楊杏園怕他望下罵，便道：你老人家別理他，到會館裏來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坐。我聽見說，你老人家年壯的時候，南北水陸路走過十五省，多見多聞，很願意在你老人家面前領教領教。胡三老摸着鬍子哈哈大笑道：怎麼？老賢姪，你知道我走過十五省嗎？楊杏園道：同鄉誰人不知，我早已聽見說了。胡三老把手心裏，握的兩個核桃，搓的得啦得啦的，只響，一隻手將鬍子摸上幾下。笑道：提起當年出門的事，那真有得說了。那個時候，那有什麼輪船火車，整萬里路，也只好走啦。走路那還不算什麼，旱路上有旱路上的強盜，水路裏有水路裏的強盜，客住店，船靠岸，那裏不要留心。胡三老說到這裏，將

衫袖望上一捲，露出他的胳膊，上面有一個大瘡疤，給楊杏園看。說道：你瞧！這就是被響馬所砍的刀傷。楊杏園笑道：我說怎麼樣？就這一點成績，就夠得上老英雄三個字了。胡三老見楊杏園一再恭維他，喜歡得眉開眼笑，連他年輕的時候，偷殺村莊裏肥狗吃的東西，都說出來了，這天他在楊杏園這裏就談了幾個鐘頭，以後他到會館裏來，別的房子都不去，專在楊杏園屋子裏坐。光陰容易，轉眼就是一個星期，何劍塵所籌的款項，依然無着，十分着急，但是他在花君方面，却不肯丟這個面子，對花君說，總說已有把握了。就是花君自己想，六七百塊錢的事，在何劍塵當然也不算回事，一定可以有的，他就懶懶的作生意。他的領家，人家都叫他陳家裏，他是上海浦東人，年輕時就吃儉子飯，那樣事情，不看個透澈。他見花君近來和何劍塵的情形，這樣親密，早

瞧了幾分，正打算警戒他，這天晚上，外面來了一個條子，叫花君的局，花君見了條子，半天還沒打算走。陳家裏借着這個問題，就發揮起來，便自言自語的，大發脾氣。說道：你不要像這個樣子，揭開天窗說亮話，我沒有五千塊錢，是不能放你走的。不要發糊塗，給我這樣硬頂。說着，拍的一聲，將棹子一拍，桌上一個茶杯，嘩啦啦的掉在地下打碎了。花君見陳家裏發氣，已經有點害怕，猛然聽得桌子一下響，嚇了一跳，便住椅子上坐，哇的一聲哭了。陳家裏冷笑一聲，說道：哼！你起得好念頭？把我當什麼人？你不要怪別人，你只怪你那鴉片鬼的爺，爲什麼把你賣了。花君聽了這句話，一陣心酸，淚如湧泉，便抽出手絹，握着臉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的哭。陳家裏在煙筒子裏拿出一枝煙捲，擦着火柴，抽了一口。把兩個指頭夾了煙捲，指着花君說道：我對你說，你豪燥

點跟我去出條子，哭麼；等到回頭沒有事，慢慢交哭。花君本想和陳家裏硬挺到底，心裏一想，也不在今日一天，慢慢的和他對拚好了，想定了，只想忍住一口氣，就着臉盆裏的涼水，擦了一把臉，打開粉盒，對着鏡子，又重新擦了一點雪花膏，撲了幾撲子粉，拿出小梳子來，抿了一抿前頭的覆髮。又背對着椅子上的鏡子，回過頭來照了一照後身，拾落的整齊了，這才走出去。誰知花君一出門，正碰着何劍塵到了。何劍塵先笑道：不湊巧的很，我又要老等了，你快點回來才好，花君一把促着何劍塵的手，眼圈一紅，怔怔的對立了一會，半天才說道：你不要對他說什麼，我自有法子，總吃我不下去。這時，停在門口的車夫，把車上四盞水月電燈，點得燦亮，又着兩個手在胸面前，對裏面望着，正等花君上車，花君也沒有再說什麼，放開何劍塵就坐上車去，車夫抬腿就

跑走了。何劍塵摸不着頭腦，也呆了，兩隻脚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毛夥一陣叫客來，抬頭一看，才知道到了鳳仙班裏面。這時接上就有人喊道：花君小姐，何老爺來了。陳家裏聽說，便捲起簾子讓何劍塵進去，房間裏的小老媽阿根，一面趕着張羅茶煙，一面對何劍塵道：五小姐剛剛出去，早五分鐘來就碰着了。何劍塵道：誰知不要早來五分鐘，我也碰見了。阿根道：是在門口碰着的嗎？到底是老客人，情分又不同，要是別人，見姑娘不在家，他就不會進來了。陳家裏笑道：何老爺是最疼愛阿囡的，那裏會做這樣滑頭的事。阿根，我不是常和你說嗎，五小姐他完全是小囡脾氣，嫁給人家做姨娘，只要三天，就怕要給人家大婆子打出來。我想他要不吃儻子飯，除非有個規矩客人，討去做正太太，慢慢就教他做人家，那末，還可以帶到過去，但是這種人那裏去找呢？

說也湊巧，偏偏就有這樣一個人，說着眯着眼睛，對何劍塵一笑。何劍塵只裝不知道，躺在一張沙發椅上抽烟捲，也微微對陳家裏一笑。陳家裏又道：真話歸真話，說笑歸說笑，何老爺你何不作個好事，把花君討了去。我的話，是好說，他也是千肯萬肯的。何劍塵聽了這話，未免心裏一跳，勉強笑着說道：我沒有這樣的福氣。陳家裏道：何老爺你這話，這倒轉來說罷？不瞞你說，阿因痴心妄想，早已有這個高攀的意思。我就笑他不知進退，心想人家也不過三十歲，就是太太死了，怕少了千金小姐續絃，那裏會到儻子裏來娶人。說着掉頭一問阿根道：我格句閑話阿對？何劍塵想道：這老傢伙今天一再討我的口氣，什麼道理，難道花君已和他開正式談判了嗎？管他呢，我也來試他一試罷。便笑道：好極了，那末，我預備一萬塊錢來辦這樁喜事罷。陳家裏似笑非笑的

說道：一萬呢，那是要不了，我也不想在阿囡身上發財，只要把虧空洗乾淨就行了。說到這裏，把臉一板，正正經經的和何劍塵說道：規規矩矩的話，多也不要，我們只有三千來塊錢的債，何老爺你拿出三千五百塊來，人就是你的了。從前有位客人，他也出過這個數目，想討老五去做二房，我是一個字也沒回答他。何老爺討他去做正太太，一夫一妻，他是一生的好出路，我就不能不在錢上看破一點了，何老爺，你是知道的，我是把他當自己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只要能跟着你何老爺去，我心裏就十分安心，什麼事，都可以將就的。何劍塵在那裏抽烟捲，耳朵裏聽着他的話，心裏却把一句一個字，都稱了一下子，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聽完了，仍就笑嘻嘻的道：你這話，我也很相信，不過我本人，根本上就沒有拿出兩三千塊的本事，那又怎樣辦呢？阿根把嘴



一撇，接嘴說道：「又沒有誰問你老爺借錢，何必說這些話呢！」陳家裏見何劍塵說話，絲毫不着邊際，也不能逼着老望前提，隨便就扯着說了一些別的話。不到一個鐘頭，花君回來了，何劍塵仍舊和往常一樣，談談說說，坐了一會就走了。陳家裏回轉身來，便對阿根道：「你看這個人口風多麼緊，哼！人在我手裏，看你用什麼法子搬了去。大家都放明白點！要吃裏往外，教他看老娘的手段。一個人便囉囉唆唆，說了一大篇。阿根一心聽陳家裏說話，一不留心靠在桌子邊，衣裳拖下一個茶杯來，吊在地下打破了。陳家裏道：「阿根，你也愛上了那個熱客，商量着和我來搗亂嗎？」阿根不敢作聲，把地下的碎盃檢起來，送出房外去了，花君偷眼一看陳家裏，只見他把臉板得鼓皮也似的緊，眼角上都含有一種殺氣，嚇得低了頭坐在一邊，正不知道怎麼好，心裏急得很，也是

合該有救，接上就來了兩幫客，只這麼一混，就到一點多鐘了。陳家裏發氣的機會已過，也就自回小房子裏去了。從此以後，陳家裏和花君，一天決裂似一天，何劍塵去了兩回，聽些冷言冷語，受飽了氣回來。幾日一轉，又是一個星期，這天下午，楊杏園和胡三老談得高興，買了兩斤黃酒，一大盤子燒牛肉，半斤花生，在中間屋子裏吃花生喝酒，胡三老喝得醅酊大醉，走進楊杏園屋子裏去，一歪身，躺在睡榻上。楊杏園教長班把屋子拾落好了，泡了一壺龍井茶，打開門，坐在門口看樹上的落葉。只見那樹上半黃半綠的葉兒，一陣一陣的，被風吹着打在白粉牆上，落在牆腳邊，剛剛要落地，起一陣旋風，把已經落在地上的葉兒，趁勢都帶着捲了起來，又吹起來兩三尺高，就在院子裏打了一個胡旋，由東往西，他們竟不約而同的，一齊落了下去，堆在一個廊檐下。

的犄角上。一陣過去，又是一陣，楊杏園看得呆了，猛抬頭，只見何劍塵急急忙忙的跑了進來，楊杏園笑道：「什麼事這樣急？莫不是喜音動了。」何劍塵道：「人家忙得厲害，不要說趣話罷。」說着，對楊杏園拱拱手道：「我有兩樁事奉託：其一，我今天馬上就要到天津去，報館裏的事，要偏勞。其二，你在郵政局所存的那筆款子，就請你明天取出來。」楊杏園道：「如何？可不是喜音動了嗎？現在消息怎樣，我願聞其詳。」何劍塵道：「話長哩！等我天津回來，慢慢的告訴你罷。」楊杏園道：「不行，必須你把喜事的程度，辦到什麼樣子告訴我，我才和你幫忙。不然，我就不管，免得白費心。」何劍塵道：「告訴你也未嘗不可，不過這話太長，你又是一個最喜歡搜根究底的人，我實在怕和你說得簡單的說：花君已下了捐，住在小房子裏了，他現在是等我籌款子贖身。」楊杏園道：「什麼？已退捐了麼？」

這是那一天的事！何劍塵道：是昨天的事，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楊杏園道：他那位陳家裏，也不讓於梨雲的無錫老三，他怎樣能輕輕易易的讓花君下了捐？何劍塵道：你那裏知道，這一個星期之中，明鬧暗吵，也不知鬧有多少場。到了前天花君索興託病不見客，陳家裏氣不過，就把他叫到小房子裏去，不問三七二十一，又罵又打，重重的警戒了他一番。花君也不哭，也不鬧，忍痛受了一頓苦，回到班子裏去，不聲不響，泡了四盒火柴頭，打算喝下去。却被阿根看見，把他搶下來了。回頭陳家裏來了，鵝搗聚在一處商量，說是你管得了他的人，管不了他的心，只要姓何的出幾個錢，你就讓他走罷，要不然，這樣天天鬧下去，生意是沒有望的，設若有個三長兩短，豈不人財兩空？陳家裏仔細一想，實在沒有法子，只得把他帶回小房子裏去，親自看着他，對他說

好說歹，說我並不是不讓你從良，只望你多幫我兩年忙，把虧空弄乾淨了，再讓你走。現在你要從良去做太太，是你一生一世的好事，我也不能爲我誤你一生。只是你輕輕快快一走，丟下我，好比鐵匠圍裙，渾身都是火眼，怎樣得了？我這幾年，也沒有待錯你，你跟着人走了，就不替我想嗎？況且我這虧空，總也是爲你累下來的，你既然要走，也應該替我想法子呀。阿囡呀！我總把你當親生的兒女一樣看待，你跟着人去做太太，日子是望上長的，我求你，就只這一回了。你真狠心教債主逼死我嗎？就不問我嗎？說到這裏抹着鼻涕就哭起來。楊杏園道：你何以知道這樣詳細？何劍塵道：這都是阿根來告訴我的，花君到底心軟，被他一哭，心就哭軟了。就叫阿根來把我請了去，商量這件事，說來說去，至少還要預備八百塊錢，在北京是決計籌不出來的，我只好親

自到天津去跑一躺，順便把幾件鑽石，就在那裏賣出去。楊杏園道：花君當真把鑽石送給你嗎？何劍塵道：這個豈能假的。說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白銀小荳蔻匣子來，打開匣子，裏面有兩隻戒指，上面的鑽石，都有豌豆來大，另外一副耳圈，上面也嵌着一副小些的鑽石。何劍塵便一樣一樣拿給楊杏園看，微笑着說道：如何？楊杏園不料花君居然有這些積蓄，還能完全交給何劍塵，真料不到的事。又是羨慕又是佩服，說道：這四件東西，何止值一千二三百塊錢，照我看，可以到一千五。完全賣脫你就不必籌多少了。何劍塵道：你不知道，不是接了人家，就算事的。添製衣服，買木器傢具，以及家裏零用的東西，那裏不要錢。照我算，至少還要預備一千，就是我到天津去，也沒有什麼把握，還是撞木鐘呢。說到這裏，看看手上的表，已經五點了。說道：我還要到幾

個地方去，話就是那樣說，奉託！奉託！說着把荳蔻匣子依舊揣在懷裏，忽忽的就走了，這天晚上，他就到天津去了。誰知一去三天，一文錢也沒有張羅到手，鑽石雖然賣了一千四百塊錢，差的還多，而且花君已住在小房子裏了，若叫他儘等，不但自己面子攸關，恐怕還有萬一之變，在天津那裏能住下，一點沒有頭緒，又跑回來了。自己想想，可以和我畫策的，還只有楊杏園，下了火車，一直便到皖中會館來。他一進門，便想和盤告訴楊杏園，偏偏有一個紅麻子白鬍子的老頭子，坐在他屋子裏，叫他却不好開口。楊杏園看見何劍塵來了，那裏忍得住，便先問道：你在天津去三天，款子籌得怎樣了？何劍塵皺着眉毛說道：不要提起，我自己所指望的，竟是一錢莫名，這却怎樣好？我本想在那裏多住幾天，一來報館裏的事，不能久請你代勞，二來花……說到這裏方

覺得傍邊還有一個生人，一時便把話頓住了。楊杏園笑道：「不要緊，我們這位胡三老，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最喜歡管人家這些兒女賬，你有話只管說。」何劍塵很躊躇的說道：「你想想看，那位既脫離了原地，在外面住着，他就恨不得早日離開他們，不然，他就不疑心我，也要防他們或有變化呀。所以我非急於回來不可。」楊杏園道：「但是你回了京，款子就有把握嗎？」何劍塵把脚一頓道：「那裏有把握，說着，又滿臉堆下笑來，連連對楊杏園拱手道：「你還得幫我一點忙。他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胡三老坐在一邊，一聲不言語，左手摸着鬍子，右手握着兩個核桃，只是得拉得拉的搓。他見何劍塵話說完了，忽地站了起來，對他說道：「我來多這回事罷，我借一千塊錢給你老哥，完了這一樁喜事，好不好？」何劍塵聽了這句話，真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一看他正正派派的說



話，又決不是取笑。便拱拱手道：我剛才進門，忙得過於大意，連你老人家貴姓都沒有問，真是所謂萍水相逢，那裏敢來相煩呢？胡三老漲紅了臉道：何先生你以為我這一大把鬍子的人，還和你取笑嗎？你莫瞧不起我鄉下老頭兒，拿出萬把銀子來，那還真不算一回事呢。楊杏園聽見胡三老說借一千塊錢給何劍塵，這一喜非同小可，正想接嘴，不料何劍塵三言兩語，把老頭子就說僵了。把一樁極好的事情，幾幾乎弄壞，連忙對他使個眼色，教他不要多說話。便笑著對胡三老道：你老人家說話，說得到，作得到，我是知道的。你老人家在興頭上，只管幹這些英雄豪傑的勾當，可是將來令郎聽見了，不知道底細，還說我作晚的，哄騙老前輩，請你老人家借出整千塊錢來，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幹這不要緊的事情，豈不冤枉？弄到那個時候，何先生一刻兒又拿不出

錢來還債，反弄得大家不好，你老人家以爲如何？胡三老道：不要緊，我作我的事，那裏許他們說一個不字。你若以爲我是玩話，我明天就拿錢交出來，好不好？說着又對何劍塵道：朋友！你和我並不認識，要我借一千塊錢給你，交情上，是談不到。老實話，我是看在那位小姑娘的面子上，借錢給你的，我見他怪可憐的，借了錢給你，就好教他跳出火坑了。這老頭子夾七夾八說上一遍，何劍塵一點摸不着頭緒，楞了許久，說不出話來。楊杏園笑道：這話還得告訴你呢。你那天上天津去，不是在我這裏說許多話嗎？老先生睡在隔壁屋子裏，就全聽見了。你去後，他老人家問我，我自然都說出來。他就很佩服花君。昨日花君打電話來請我去，問你的信息，老先生他正在這裏，他說杜十娘這樣的人，難道現在也是有的，就要一路去看看。見了面之後，他自信老眼之非花，

認花君是個有覺悟的女子，所以今日慨然借這筆錢給你，是君子成人之美之意。你不知道，老先生就是這個脾氣，要幫忙，不在乎交情深淺，他老人家常常自比兒女英雄傳裏的鄧九公，其胸襟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劍塵聽了楊杏園一番話，早已心領神會，便對胡三老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說道：我是不知道有這番經過，要是知道，決不會推辭的。說到這裏，又向胡三老一拱手道：那末，就全仗您這位老黃衫客了。胡三老笑道：黃衫客這個稱呼，却不敢當，你也不是李益一流的人，這一千塊錢，不過是借給你，暫救目前之急，又不是送給你，要是白送給你，那才算得是俠義作事啦。何劍塵道：不然，君子濟貧不濟富，我並不是借錢還不起的人，自然犯不着要老先生白送。倘若真是窮小子，老

摸鬍子，點一點頭道：這話很對。楊杏園心裏想道：何劍塵這人，真會看風轉舵，居然大拍起來了，我索興緊這老頭兒一把，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便哈哈大笑道：今日之事，痛快已極，我要浮一大白。說着，拿出一塊錢來，叫長班去買上好的三斤花雕，又打電話給通商飯莊，叫他送幾樣大碗菜來。對胡三老道：你老人家常說我不配陪您喝酒，這位何先生却有個上斤的酒量，回頭可以和你比比了。胡三老道：喝酒我是不推辭的，不過這位何先生還沒有謝我，他怎好和我先吃起你的來。楊杏園道：有酒就喝，管他是誰的。今天算我代他謝您，明天他再還我的禮，你老人家來個雙份兒，不好嗎？說說笑笑，一會子菜都來了。楊杏園便叫長班胡二拿出一把大壺，把酒燙的滾熱，然後將菜擺在桌上，點起燈來，三個人便開懷暢飲。喝到一個鐘頭以後，胡三老一人，差不

多喝了一斤半，忽地站了起來，把背心一脫，搭在胳膊上，在大袖子裏，抽出一條毛絨手巾，只擦頭上的汗。說道：不能喝了，再喝就要抬回去了。說着，踉踉蹌蹌，就走了出來。楊杏園一時沒攔住他，他已經出門了，心裏正怕他摔着，只聽見院子裏撲咚一聲，接上一句哎喲，大家都嚇了一跳。要知怎樣了，且聽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台真燦爛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却說胡三老走出院子去，只聽見嘆哧一聲，大家都嚇了一跳。楊杏園趕緊走出去，連問怎麼樣了，長班正提着一壺開水進來，說道：「怎麼了？」胡老太爺踢倒院子裏一個花架子，嚇了我一跳。楊杏園再要問胡三老碰傷了腿也沒有，誰知他頭也不回，走得遠了。何劍塵笑問楊杏園道：「這個老頭子，我看他有三分愁氣，大概他說借錢給我，竟是靠得住的事。」楊杏園道：「你莫要小看了他，他任俠的事，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你明天上午來，包你有一千塊現洋到手，何劍塵聽了這話，越發放心，歡天喜地的走了。到了次日，胡三老果然拿一千元鈔票來了，當日楊

杏園轉交與了何劍塵。何劍塵有錢在手，自會去辦他的事，只是教楊杏園添了無限的感觸。此心一動，不由自主的，就走到松竹班來了。這天恰好那無錫老三並不在班子裏，是一樁最痛快的事。楊杏園來了，房裏的阿毛，就在茶葉瓶裏抓茶葉泡茶，梨雲道：「啲！等我來罷，不要那個，說著，在茶盤子裏，拿過一把小小的洋瓷壺，揭開蓋子，看了一看，裏面是乾淨的，然後在衣服櫥裏取出一個玻璃罐子來，撮了一把茶葉，放在壺裏面，這才交給阿毛去沖開水。茶泡來了，梨雲揀了一個白瓷茶杯，倒上一杯，遞給楊杏園。笑道：「你嚐嚐看。」楊杏園本坐著的，接了茶杯，笑着站了起來，說道：「太客氣，不敢當。」梨雲笑道：「不要費話，你嚐嚐是什麼？」楊杏園坐下來喝了一口，偏頭想了一想，回頭又喝了兩口，笑道：「很好的龍井，梨雲把頭一偏，笑着說道：「呸！你還混充會喝茶呢。」楊杏園

笑道：北京人喝茶，乾脆只有兩樣名稱，有茉莉花的茶葉，叫香片，沒有茉莉花的茶葉叫龍井，也無所謂好歹，只曉得叫幾百一包。剛才我嗜嗜茶味，並沒有茉莉花香，那末，我說是龍井，並沒有錯啊。梨雲道：你真會辯嘴，我告訴你，這是一個姊妹從南京帶來送我的，他說叫雨前毛尖，出的地方，就在你們安徽呢。我想：我又不講究喝茶，何必白糟蹋他，所以留在櫥裏，等你來泡給你喝，也免得你來了，老說我們茶葉不好。楊杏園笑道：那末，着實的謝謝你了。我不是何劍塵帶我逛胡同以後，除了這個茶，可說沒有別的嗜好，現在就不然了。梨雲瞅了他一眼，笑道：又要瞎說。你提起何老爺，我倒要問你，五阿姐的事怎麼樣了？楊杏園道：咦！奇怪了！這事你還不知道嗎？梨雲道：自從他搬到鳳仙班去了，見面很少，就是見了面，也不能冒冒失失的就問人家這些話。就是他



退了捐，住在小房子裏，還是你告訴我以後，我才聽見別人說呢。楊杏園聽他如此說，就把何劍塵最近籌款的情形，略略告訴他一遍。梨雲坐着低了頭，把一隻手去搓他駝絨夾襖的衣裳角，無精打彩的說道：那麼，人家是好了。說完，低了頭一聲不言語。楊杏園看見他這種情形，真是傷心恨我，薄命憐卿弱情婉轉，無詞可達，便挨着梨雲旁邊椅子坐下，正想說幾句話安慰他，只見門簾一掀，一個人伸進半截身體來，口裏操着蘇白說道：哎喲！要好得來。楊杏園回頭看時，却是同班子裏的素梅老四，只見他穿了一件絳色旗袍，穿了一雙高底鞋，嫋嫋婷婷，手上拿着幾張綠色小紙券，走了進來。梨雲便站了起來，說道：四阿姐，坐嚕，夜飯阿吃過？素梅隨口答道：吃過哉。回轉身來，把那幾張綠色紙券，遞給楊杏園問道：楊，你看看，這上面說些什麼。楊杏園接過來一看，

原來是春明劇場，水災遊藝會的入場券，券的正面，列的是戲價，座位一元二元三元三級，另外頭等包廂一百二十元，中級包廂四十元，普通包廂二十四元。這張戲券，標明是前七排，價目三元。券的那一面，是遊藝的目錄，頭一天趣劇，一隻狗。正劇，倒糞夫的婚姻。第二天趣劇，先生的鼻子。正劇，老媽子的戀愛。第三天趣劇？……正劇，丟人嗎？下面一律註明，十校戲劇革命社合演，旁邊還有小註兩行，每券一張，適用一日，任何機關，概不優待。楊杏園看完了，笑道：好硬的戲價，梅蘭芳楊小樓的義務戲，也不敢說這幾句硬話呢。素梅道：我聽見說，這是看文明戲的票券，不知道是也不是？楊杏園道：是的，你在那裏買的？素梅道：誰花一塊錢買這個，花兩角洋錢，遊藝園文明戲有得看呢。楊杏園道：難道你是撿來的嗎？素梅道：不是，是一班華國大學的學生送我的，你要

嗎？我送你一張。楊杏園道：謝謝！我沒有工夫看戲，你轉送別人罷。素梅在這裏一打扯，楊杏園和梨雲就無話可說了。三個人在一處坐着，說了一起，不覺就是九點鐘，楊杏園只得捺住興頭，趕着回去。車子走不了幾步，只見逍遙球房裏嘻嘻哈哈，走出一班少年來。頭一個，便是楊杏園的朋友李吟雨。楊杏園扶着帽子和他一點頭。李吟雨連連招手道：請下來！請下來！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和你說。楊杏園只得走下車來。李吟雨便在衣裳袋裏，抽出一搭紅綠黃色的彩券來。楊杏園一看，正是剛才看見春明劇場水災大遊藝會的入場券。便笑着問道：找我有什麼事。難道要送我一張戲券嗎？李吟雨正色道：這是我們籌款賑災的戲券，那裏能送人？就是我們自己家裏人看戲也要出錢哪。說到這裏，又轉出笑容來，將那一搭戲券，交給楊杏園道：這是頭二三級的戲

券各十張，一共三十張，你的熟人很多，替我包銷了罷。楊杏園接了戲券，口裏念道：一三得三，一二得二，再加上十元，共六十元，笑嘻嘻的對李吟雨一拱手道：對不住，這個年頭，六毛錢也不容易，教我包銷六十元戲券，不是給我開玩笑嗎？原璧奉還，另請高明罷，說着把戲券雙手送回李吟雨。他把手一攔道：不！你銷多少是多少，將來再結賬，好不好？楊杏園道：照我看來，恐怕一張也銷不了，那怎樣辦呢？李吟雨道：你這話，我不信！我們又不是白叫人家捐錢，還請人家看愛美的戲劇呢。楊杏園道：你有所不知，北京人腦筋頑固，那種鑼鼓喧天的戲劇，他真捨得整塊錢去看，你們學生的革命戲劇描摹世情太深，他們那裏能懂這樣高尙藝術呢？李吟雨道：你不願意代銷，我也不勉強，那末，你自己這一張，總可以銷罷。不講朋友的面子，難道也不俯念災黎嗎？楊杏園

被他逼得沒法，只得拿出一塊錢買了一張三等票，然後才上車去了。李吟雨收了一塊錢，往口袋裏一塞，這一羣少年裏面，有個叫小劉的，也是華國大學的學生，專喜歡逛二等茶室。便利李吟雨道：密斯脫李，你那一塊錢，能不能借給我開兩個盤子？李吟雨對衆人道：時候不早，我可要到籌備處去走一趟，明天會罷。大家正要來攔住時，李吟雨扯腿便走，早閃開了，那些人，要在胡同裏兜圈子，也就由他去。李吟雨出了韓家潭，坐了一乘人力車，便往華國大學來。走到門口，頂頭碰見水災遊藝會籌備會主任吳士幹，吳士幹伸出巴掌來，握着他的手，搖了幾搖。說道：好極！我正要找你呢。李吟雨道：我兩天沒有會見你，銷票的事情怎麼樣了？吳士幹道：話多得很，裏面去說罷。說着便引他到裏面籌備處來，李吟雨早進屋子去，只見大餐棹子上，伏着兩個人在那裏

寫賬，一個是蕭百鍊，一個是方大起，都是戲劇社裏的優秀分子。他們看見吳士幹進來，便將賬遞給他看，一面說道：「這個賬，我們已經仔細的算好了，商務印書館送去票一千張，可收入一千四百元。中華書局送去票五百張，可收入七百元，請人分銷的共二千張，可收入三千元，三天的包廂，合計可賣一千五百元，臨時門票，每天算五百元，也有一千五百元！共起來總可以賣入八千多塊錢，我們把一千塊錢來開銷，還可多出七千元來賑災，所以我的意見，我們既然盡純粹的義務，前后台的茶烟和每日一餐飯，總要好一點才對。吳士幹道：「我是服從多數的，只要大家同意我也無成見。據密斯脫蕭的意思，要怎樣辦法呢？」蕭百鍊道：「你看我這裏有張單子，說着便將單子送了過來。吳士幹便拿着和李吟雨同看。上面寫着道：「舞台賃金，每日四十元，佈景工人，每

日工資八元，加添汽油燈四盞，每日十六元。（原有三盞不夠）加增台上電影賃金每日十元。每日前後台烟十筒，七元。龍井香片各一斤，共七元。南席每日十棹，共一百二十元。各演員車資，每人一元，每日約共四十元。化裝用品，每日十元，零星雜用，每日約五十元。吳士幹念了一遍，說道：俄爾來梯，不多！不多！三天未必用得了一千塊錢呢。李吟雨道：每天南席十棹，似乎多一點，前後台利招待員童子軍在內，也不過六十個人，用圓棹面來坐，坐十二個人不算多。一五得五，二五一十，有五棹就夠了。蕭百鍊搖頭道：羅羅羅！我們演戲的時候，總有幾個幫忙的朋友，爲賑災的事，雖然可以叫人盡義務的，可要是請人吃餐飯，也是順水人情哪。吳士幹道：十棹就十棹罷，只要我們每天多賣一個包廂，錢就有在裏面了。說着回頭便問李吟雨道：密斯脫李，你所代銷的

票，怎麼樣了？李吟雨隨即答應道：我要全賣出去，早銷完了，不過這些買票的，都不肯馬上拿出錢來，要看完了戲以後再交款，我想戲一演完之後，我們那有許多工夫去收那一塊兩塊錢的賬，所以我沒有賣，留得開演的日子，在票房裏現洋賣出去，那不更好嗎？吳士幹道：其實呢，只要賣出去了，收錢這個麻煩，也省不了的，好在你一人名下的有限，留得票房賣也無不可，那末，你明天要把票交回來，你改入演劇股罷。李吟雨道：好極了！我正想在戲裏去個角兒玩玩，這樣說，從今日起，我就脫離交際股了。吳士幹道：我的意思，你在後台照應點好了，你真要加入演劇，可得趕快認定角色去讀脚本，免得臨時倉卒誤事。李吟雨道：那是自然，事不宜遲，我今晚就到演劇股去認定角色。吳士幹道：他們現在第一教室排戲，主任卜耀聯你是熟人，你自己去找他好了。



李吟雨聽了這話，一團高興，就往第一教室來。便由卜主任，派了他一個重要角色，從這天起，李吟雨自己拿了一份油印的脚本，放在身邊，只要有工夫，搖頭擺腦，手上比着說話的姿式，便拿出來讀。日子很快，轉眼就到了水災遊藝會的第一天。這天他們所要演的趣劇一隻狗，正劇倒糞夫的婚姻，在學校裏已經試演了兩天，成績很好。大家十分高興，都說這愛美的戲劇，在春明劇場這種新式舞臺上來演，一定可以得羣衆的歡迎。戲劇股的人磨拳擦掌，都要一試身手。到了下午四點鐘，大家都上春明劇場來，那些身上掛紅綢條兒的招待員等人，已經在前台忙個不了。走到後台，見裏面已經貼了許多黃紙條兒，也有寫男角化裝處的，也有寫女角化裝處的，也有寫後台庶務處的，也有寫演員休息處的，單是這休息處就是一個專司其事的人，這裏有兩

張桌子，許多椅子，桌子上擺了幾十個茶碗，八把瓷茶壺，四壺泡的龍井茶，四壺泡的香片茶，一列又排了十筒砲台烟捲，演員和到後台來玩的人，圍着在一處抽烟喝茶，說說笑笑，好不有趣。到了五點鐘的時候，應該化裝了，主任吳士幹先生，便指揮僕役在牆上貼出一張條子來，上面寫道：前樓已將酒席擺好，演劇股諸君，請至前面用飯。這張條子貼出，後台的人，就一窩蜂似的，走左右樓包廂的後面，分兩股跑往前樓，頓時只聽一陣擂鼓也似的樓板響。李吟雨走到前面，一看擺上五桌，一刻工夫人已坐滿，還有許多人站着，吳士幹也站在旁邊，說道：還有五桌啦。前台諸位，可以慢點用飯罷，好等演劇的吃飽了去化裝。坐在桌上的，聽見這樣說，慢騰騰退下來了幾位，也就有幾位趕緊上前補缺，依然前後台混雜。後來還是由吳士幹親自指定那個坐，那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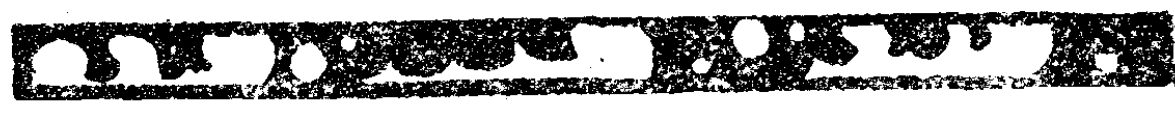
且請慢一步，這才坐定，這飯雖然是整棹的席面，這些演員，熱心藝術，那裏有工夫慢慢的飲宴，何消片刻，飯已吃完，他們就趕忙跑往後台。裝扮好了，差不多七點，趣劇快開演了。這時台前辦事的人，紛紛往後台跑，都要找主任吳士幹。一會兒，宗吾用滿頭大汗，也跑了進來，口裏說道：這怎怎怎樣是好？我們的計劃，完全失敗！吳士幹連忙問道：我請你打電話，你打了沒有？宗吾用道：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其他幾家代售處，我都問了，他們回答的話，都是一樣，說戲券一張也沒有賣出去。吳士幹跳脚道：唉！這是我大意，事先調查一下賣票的情形就好了。又問前台賣票員白慧心，賣了多少票，白慧心道：還沒有開始賣票呢，吳士幹聽了搖搖頭，便走到台面前，揭開一點兒戲幕，望外張着。只見樓上包廂裏面，有一個廂裏，坐了一個老太太，有一個廂裏，坐了幾個

婦人，都閑着坐在那裏抽烟捲。散座上也有七八個人，無精打彩的坐着，樓底下正座，疏疏落落的，坐了七八十個人，有一大半都認得，正是同學的學生，就是不認得的，在學生會裏也很有些會過面，他們前來，大概都是幫忙的。低下頭一看手表，離開演只有半點多鐘了，這一來，他也急得滿頭是汗。趕忙跑到前台，告訴那些辦事員說道：賣票不賣票，那還不要緊，若是沒有人看戲，我們怎樣演？現在我想了一個好法子，今天咱們送戲一天，這票房裏有多少票，全拿出來，諸位可以一個人拿一百張到大街上散去。我一面打電話到各學校，叫他們邀同學快來，我想總可以上一半座。大家聽了，劈劈拍拍一陣鼓掌，說法子極妙，大家便拿了戲票，出了春明劇場，分途去散。這個法子，却很巧妙，不到半點鐘工夫，男女就來了千把個人，吳士幹一頭大汗，這才收拾乾

淨，就拿着鈴子叮噹叮噹搖了起來。一會兒開幕，先演趣劇，這個時候，在街上得了戲券的人，紛紛的進來，滿戲場裏，只聽哄哄的聲浪，台上演戲的人，只管說話，台底下那裏聽見一點。這趣劇演完，正劇開幕，劇中的主角，是一個富家翁，乃是何鐘音去的。他穿了一件紅緞袍子，外罩青馬褂，頭上戴了小瓜皮帽，加上眼鏡，夾上夾鼻子的鬍子，居然是個老者。便背着手，在佈景後面，踱來踱去，口中噤哩咕嚕念脚本裏的話，說也奇怪，念得爛熟的脚本，這個時候竟很有些彷彿起來。心裏撲撲的跳，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他想到：別慌！越慌越糟！便走到休息處，抽了一根砲台烟，又喝了一杯茶，然後走到佈景後面，靜等出台。過了幾分鐘的工夫，照着脚本上，應該是他出台的時候，他便灣着腰，一步一步點頭，左右兩擺手，走着官路出去。偷眼一看台下，只見許多人的眼



光，都射在自己身上，心裏却又撲撲跳起來，手脚不知道怎樣好。脚本裏面所有的話，也忘記了如何說起，他模模糊糊記得一點影子，便隨口謊着話說起來。在台上和他說話的角色，前言不對後話，也慌了。而且那個角色又是一位寧波人，配上他的衡州京話，簡直兩個人，誰也不知道誰說什麼。後來何鐘音想起頭緒來了。脚本裏頭，有句那還了得，便由台左跑到台右，台右跑到台左，舉起手，口裏說道：那還了得！那還了得！台面前前一排有個老頭子，看看只搖頭，歎了一口氣，回頭看左右座上的，也都皺着眉毛，對着台上。何鐘音在台上一眼看見，指着老頭子罵道：不許胡鬧。老頭子淡淡的說道：我胡鬧？就算我胡鬧罷。台底下的人，看見台上的演員和看客吵起來，頓時一陣巴掌，開了幾十架機關槍一樣，鬧個不休。在這巴掌聲中，也有叫好的，也有撮起口來吹



哨子的，也有哈哈大笑的，有幾個激烈分子，一直走到台面前，指着台上亂罵。一個說道：現他媽的眼，這那是演戲，簡直是一陣狗叫啦，進去啣！又有一個說道：叫化子叫街，還比你受聽，不轟你下台就得了，你還亂罵人，何鐘音氣急了，把夾鼻子的鬍子，拿在左手，把那副空框的眼鏡，拿在右手，站在台中間，像木頭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吳士幹看看不好，只得走出台來，站在台口，和台下只搖手，說道：諸位請坐！諸位請坐！維持秩序。這時彈壓的警察也來了，便說好說歹，把看客勸着全行歸了坐，吳士幹忘記了這是台上，依舊還站在台口上。看客裏就有人指着說道：那個不是演戲的，快請進去。這一句話，把全場的人都提醒了，都哈哈大笑。吳士幹羞得滿臉通紅，望台後便跑。何鐘音站在一邊，想起演戲來，趕緊把鬍子在鼻子眼裏夾上，又戴上那副空框眼鏡，

台下人看見他當場夾鬍子，有幾個人叫倒好，又是一陣鬨堂大笑。沒有演到三幕，台下的人紛紛的都退了出去，到了最後，另剩得二三百人。還有過路的，走門口經過，看見裏面燈光通亮，可以自由出入，也陸陸續續的走進來，站在椅子背後，胡擠一陣。吳士幹一看，太不成規矩，就在後台對大家道：北京人死頑固，他只會聽那一板三眼的戲，不配領教這樣高尙的藝術，我們閉幕罷。有人說：戲還沒有演完，怎樣好閉幕？吳士幹道：管他演完沒有演完，模模糊糊，閉了幕就得了。說着，就在後台叮噹叮噹搖起鈴來，前面管幕的，聽得後面鈴響，老老實實，照規矩把幕閉了。那些看客，也不知道是什麼情節，看見幕閉了，懸出一塊演完的牌子來，才知道戲已完場，這才起身出去。有幾個坐得倦了的，還打幾個呵欠。春明劇場的管事人，看見這班學生，就這樣隨隨便便



的散了戲，還怕是說錯了什麼話，惹了官廳的干涉，趕忙跑到後台來打聽。吳士幹道：「沒有什麼事，這本戲，因為要結束得耐人尋味，所以不等有結果，就閉了幕。管事人說道：『今天的人，並不很多，你們也不過賣出七八百張票吧？』」吳士幹道：「我還沒有調查，大概一千張總有。」管事人道：「也許今天沒有人知道，所以門票少一點，大概明天總好些。」吳士幹隨口答應道：「是是！他心裏一肚子的不好受，那裏有工夫閑談。」正想要走，那管事的人又問道：「吳先生，那位演滑稽角兒的，姓什麼？他那一口北京的話，說得還好，其餘的角兒，他們的話，我都不很懂。」吳士幹道：「是！明天會罷。」說着就走了。他出了春明劇場，雇了車，一直就回公寓。這時候，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公寓裏的門已經關得鐵緊，他乒乒乓乓，將門一陣亂搥，夥計答應不迭，前來開門，門打開了，夥計一見是吳士幹，

笑嘻嘻的說道：您啦！出去的時候，不是說了嗎？今天散了戲，有的是錢，就在東方飯店開房間，不回來了，怎麼夜靜更深的，又回來了呢？吳士幹聽了這些話，一句也不言語，逕自走到自己房裏去，夥計暗想道：有幾個錢就抖起來了。和他說話，他都不理呢。這一晚上，吳士幹那裏睡得着，次日一早，洗了臉就往學校裏跑。到了學校裏，便趕忙打電話到本校以外的九個學校，把水災遊藝會的幾個幹事找來。這些人正愁着今天的票，又賣不出去呢，見吳士幹來找，以為他有什麼法子，果然都來了。這時，已是十二點鐘，正是休課的時候，他們便在第一教室開會。吳士幹首先走上講臺說：我原來的計畫，以為我們這樣愛美的戲劇，每日至少好賣出去一千張票，所以一切用度，都放開手做去，誰知事實去的很遠，連十張都沒有賣出，這不談別的開銷，就是開銷後臺


烟捲茶葉錢，還不夠啦。自從籌備以來，我陸陸續續已經墊用了一百多塊錢，這個款子，算我倒霉，只當白扔了罷。此外還有昨天春明劇場的租錢，酒席費，和一些零零碎碎的錢，共有二百四十多圓，是我一時大膽，在本校庶務手裏，把他辦火食的錢，扯了過來，約定今天早上交還他。他這個錢，今天下午三點鐘就要使的，早上一見面，就問我要。是我說了，賣票錢，沒有結賬，錢不在身邊，準三點以前交還他，現在已經一點鐘了，怎麼好呢？諸位都是籌備水災遊藝會的一分子，決不能叫我一個人爲難，還是請大家想點法子，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罷。大家聽了這個話，面面相覷，都說不出話來。有幾個人，伏在棹子上，撿起地下的粉筆頭，在棹上寫字玩。吳士幹站在講臺上，看見衆人不作聲，一查點人數，共到十二個幹事。他又說道：這個，再好算沒有了。我墊了一

百多，擔任零頭罷。其餘的，可得要求十二位，每人擔任二十元，要不然這事鬧翻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說畢，抱着兩隻胳膊，交叉在胸面前，板着臉望着衆人，大家聽了這話，明知跑不了，又不好意思說不管。就有幾個人說：錢是可以擔任的，但是拿不出來，就是拿出來，身上也沒有現成的呀。吳士幹道：這話也是真的，但是在場有十二位，難道一個有錢的都沒有嗎？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誰有現錢誰先拿出來，後來我們再還他，只這麼一通融，大家就過去了，諸位想對不對？大家看見吳士幹這樣說，這事可頂住了，想要脫身，大概不能夠，彼此商量一陣，只得當場七拚八湊，湊足了五十塊洋錢，先交給吳士幹。說道：實在只有這些錢，你先交給庶務搪塞一下，其餘的，我們明天送來，你看怎麼樣？吳士幹一想，這些人一走，那裏找他去。說道：我原沒有什麼不可


通融，可是今天三點鐘的限期，我實在混不過去，說着，站在講台上，朝着衆人，恭恭敬敬，行了一個三鞠躬禮。說道：諸位當我是個災民，週濟週濟我，這還不行嗎？大家不提防吳士幹弄出這樣手段來，不好意思再來推諉，只得答應各人回去籌，準三點鐘以前送來，這些人回家，那裏又有現成的錢，有的當金戒指，有的當手表，有的當物華葛袍子，零零碎碎湊着送來，還差五十多塊。吳士幹一想，找遠的來不及了，便把本校的宗吾用李吟雨何鐘音幾位會員，全找着了，硬要他們想點法子。宗吾用何鐘音的寄宿舍，都離得學校近，各人答應去找一點錢來。惟有李吟雨說道：我實在沒帶錢，怎麼好呢？說着把他那件嶄新寶藍色物華葛的駝絨袍子，在腰上拍了幾下道：你不信，我身上，簡直不做錢響，要是寄宿舍離得近，我就把衣裳換下來，借給你當去，也無不可。

現在是愛莫能助的了。吳士幹聽了這話，也沒有說什麼，便到別處去了。一會子，他又找着李吟雨道：你知道我的錢差不多了，借衣服給我當的話，落得作個人情，是也不是？李吟雨聽了這話，跳起來道：那裏來的話？要那樣說，我還是朋友嗎？說着，把一隻手解着鈕扣道：你拿衣裳來換，我馬上把這件駝絨袍子脫下來給你當去。吳士幹把兩隻手一拍道：一刻兒工夫，我到那裏找衣裳給你換去，你這個與朋友共的快舉，還不是白說了嗎？李吟雨道：我實在是真話，你不相信，要說我是作順水人情，我也沒法子。吳士幹道：果然如此，好極了，我或者可以借件衣服來給你換。話說完，他轉身就走了。一刻兒工夫，他就拿了一件灰色愛國布薄棉袍子來，便遞給李吟雨看道：這件衣服雖是舊的，可是很乾淨，你看成不成？說着，笑嘻嘻的，拱了一拱手道：真是對不起，你這

件衣服，也不過穿了兩天，就換給我當去，我實在不過意。李吟雨漲得滿臉通紅，真是說不出所以然來。便問道：你還差多少錢？吳士幹道：大約還差十塊錢，你這件袍子是物華葛的面子，準可以當得上，反正你借給我當，我明日和你贖出來得了。當多少錢，你就不用問。李吟雨心理想道：贖得還我嗎？也不知道那時的事情。好，我四十塊錢，做件新袍子，上當舖裏存着去，那是什麼話？何況今天下午，我還要去找厲白女士，這件衣服，他還沒有看見過呢。想畢，便道：密斯脫吳，你既然所差不多，何必當我這件嶄新的袍子，我想起來了，我身上還有五塊錢，你拿去湊合着使罷。隨便什麼時候還我，隨你的便。吳士幹聽見李吟雨這樣說，要一定說借他的衣服，不要他的錢，也沒有這樣的道理，只得笑着說道：願借衣服願借錢，都隨你的便，我怎樣好來硬要。李吟雨勉勉



強強在身上拿出五塊錢來，交給吳士幹，轉身自去，他口頭上雖然說不出一個不願意來，可是他心裏，恨極了吳士幹，萬不料一句話，把今天晚上請厲白女士看電影的錢，却都被他逼去了。但是電影雖不必看，人總要去會的。到了這天下午，李吟雨功課一完，便到女子改造會來找厲白，好在這個所在，是來熟了的地方，也不用問，一直便往裏走，他一直走進去，却聽到一種奇聞來。要知什麼奇聞，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這個時候，厲白和着秦漱石汪曉音二位女士，正在那裏研究嫁人問題。厲白說道：女子嫁了人，一生育兒女，就要被家事纏住了身子。那時，決計抽不出身子來去謀生活。我的意思：我們黑斯班得的人選，第一要他有錢，有了錢，什麼問題，就都有法子解決了。秦漱石笑道：密斯厲，這句話，也不盡然吧？有了錢，別的可以想法子，這非斯問題，也可以想法子嗎？我現在立下一個標準，設若有兩個人，一個有幾十萬家產，長得又麻又黑，有一個人，一無所有，却長得猶如衛玠，賽似潘安，請問你願意嫁那一個？厲白道：自然是嫁那個有錢的麻子。秦漱石笑道：我就

不然，情願嫁那個一無所有的。因為愛情這樣東西，首先是要精神上的安慰，只要心裏歡喜，有錢沒錢，那不成問題。不然，黑斯班得一長得不好看，你一見人家少年夫婦，成雙作對，心裏就說不出來有一種痛苦。老跟着一個不願意的人勉強說戀愛，那還有什麼意思呢？汪曉音道：密斯秦這句話，我也有一部分贊成，但是我的意思，還要注重才學，專是非斯長得好看，肚子裏一點東西沒有，豈不成了個繡花枕？和這種人結婚，還不是得不着精神的安慰嗎？所以這無貝邊的才，和那有貝邊的財，還比較要緊，你二位以為如何？厲白道：注重人才，更有弊病了。北京人有句話：小白臉兒，不安好心眼兒，沒有什麼學問的，還對付不了，若加上他肚子裏再有一部春秋，那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秦漱石道：有學問的人，不見得就個個沒有好心眼，若要照你這種標

準去擇人，只要有錢，就是個蠢牛，也去嫁他嗎？厲白笑道：這裏沒有外人，我要說一句瘋話，平心而論，誰也願意嫁個好看的人，但是我們却不如男人那樣自由，往往受許多階級的限制，所以擇人裏面，縮小許多範圍。我試舉一個例，少爺老爺，看見家裏有好的丫環使女，馬上可以娶他做太太或姨太太，我們做小姐的，看見有好的聽差茶房，就不能和他結婚。要不然，就成了社會上一種妄人了。這樣說來，女子嫁人問題，以相貌爲取舍，不是根本就不能成立嗎？所以我的意思，還是乾脆以金錢爲轉移的好。秦漱石笑道：據你這樣說，大概你就受了這樣的痛苦，對不對？厲白道：我譬方這樣說罷了。你想：這種事，世上難道沒有嗎？汪曉音道：你們不要吵，說了半天，還沒有得個結論，現在我要問一句，我們到底要嫁怎樣一個人，才算心滿意足，毫無遺憾。厲白道：

自然要把剛才我們所討論的，樣樣都好，那才滿意。汪曉音道：那末，這一個結論，我已經得了，共是十六個字。說着，馬上就著棹上紙筆，一揮而就，寫了出來。厲白和秦漱石同拿過來一看，他上面寫的是：心術端方，相貌堂皇，家財百萬，會做文章。厲白念畢，笑道：十六個字，倒也順口。那末，我又有問題了，這四句話，寫出來却容易，但是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人呢。汪曉音道：難得難得！那裏找去？照我看來，除非四句分做四個人去找，或者可以尋得出來。秦漱石道：我問你這第一件，心術端方，以什麼人爲標準？汪曉音道：據我說，有兩個人，一個是康有爲，一個是張勳。厲白哈哈笑道：哦！你揀來揀去，却原來醉心軍閥，要嫁張小辯子啦。難道你還打算做一品夫人嗎？汪曉音冷笑道：你不要瞧不起張勳。現在的人，都是一隻狗眼，你現在上台，他捧你，你一下台，他不但理你，

也要爲着捧別人，反要對你不住啦。獨有張勳康有爲兩個人爲滿清爲到死，雖然頑固點，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不能不說他是亡清的忠臣。我想女子對於戀人的品行，第一是要他用情專一，這樣的人，還不算用情專一嗎？所以我說丈夫品性的標準，以康張二人爲宜，不過張勳和康有爲比較起來，覺得康有爲又好一點，因爲他是一個文人，當然溫厚可親一點。厲白笑道：這算你說贏了，第二件相貌堂皇的標準，我倒想了一個人，你猜是誰？秦漱石笑道：我猜是梅蘭芳，對不對？厲白道：不對，梅蘭芳是美麗，不是堂皇，我說的是顧維鈞，你看以爲如何？汪曉音鼓掌道：對了！和我的意見一樣，現在女學生，心眼裏的黑斯班得，本來誰也有一個留學生的幻影，小顧做了公使，又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不說相貌，論他的資格，就該入選了。第三第四兩件，我以爲家財百萬，

要算梁士詒會做文章要算梁啓超，這是沒有疑問的了。秦漱石道：這樣說起來，必定要把康有爲顧維鈞梁士詒梁起超四個人，合併來做一個人，我們嫁了，才算心滿意足，是也不是？這實在是難了。他們這三位女子改造會的會員，在這裏大討論其嫁人問題，李吟雨忽然衝了進來，就把他們的議論打斷了。厲白一眼看去，見他身穿寶藍色物華葛駝絨袍，外罩花緞小嵌肩兒，白的臉子，架一副克羅克斯眼鏡，今日越發顯得漂亮，心裏不覺一動。秦漱石先說道：密斯脫李，怎麼好幾天沒見？李吟雨道：可不是嗎？這幾天鬧什麼賑災遊藝會，弄得總沒有功夫來談天。厲白笑道：演得很得意嗎？李吟雨道：別提，不但一個災民沒有賑濟，結果，反多出幾個災民來。厲白笑道：胡說八道！怎麼會多出幾個災民來呢？李吟雨道：你那裏知道，這回演戲，一個錢沒有收到，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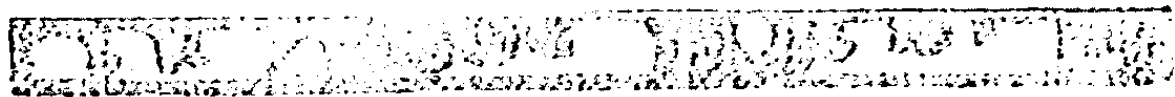
發起人，墊了許多款子，沒有錢還人，鬧得這初冬天氣，都當棉袍子下臺。你想：這不是多出幾個災民來了嗎？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這時，他們改造會裏雇的老媽子，不在面前，秦漱石親自倒了一杯茶，遞給李吟雨，李吟雨一見，連忙起來，接着茶杯，嘻嘻的笑着，不敢當，不敢當。厲白看見，死命的釘了李吟雨一眼。李吟雨知趣，趕忙陪着笑臉對厲白道：密斯厲，我前回問你借那本愛的成年，總忘記拿去，現在還在共和飯店沒有？若在那裏，請你明天寄給我。厲白道：我現在馬上要回去，那裏離這裏路又不多，你若是肯走一趟，你就同我一陣拿去。李吟雨道：那更好，我走共和飯店回去，也順道。厲白道：那末，我們就走罷。說着，催着李吟雨就走，秦漱石看着厲白和李吟雨並肩走出去，偏着眼睛看他們的後影，他昂起頭來冷笑，鼻子裏哼了一聲。李吟雨這時，一看見



秦漱石的形色不好，他也隱隱的聽見冷笑之聲，但是不好意思回頭，只跟着厲白走出去。走到大門之外，厲白將紅毛繩圍巾望身上一披，李吟雨站在他身後邊一點，只覺一陣粉香撲鼻而來。心裏想道：單瞧他這個後影兒，却是很苗條，倘若處處相稱，也不見得不如秦漱石呢。心裏想着，他真做出癡事來，只在厲白後面走，把他的背影，看了一個飽。見那漆黑的愛斯頭底下，紅圍巾之上，露出一小節脖子，越法顯得雪白。走了幾十步路，厲白回過頭來對李吟雨一笑，說道：密斯脫李，你走路怎麼這樣慢啦？他這一笑不打緊，李吟雨看見他那張銀盆大臉，撕開一張扁嘴，簡直可以塞進去一個大饅頭，把他剛才領略背影兒的情意，洗去了一大半，反而把他楞住了。厲白道：喲！怎麼着啦？李吟雨這才回醒過來，笑道：不瞞你說，你那圍巾上，很有些香味，在後面跟着



走，非常的好聞，所以我捨不得上前去。厲白聽了，瞅了他一眼道：這話真的嗎？我身上，向來不擦香水，圍巾上那來的香氣，你不是瞎說嗎？李吟雨笑道：你雖然不擦香水，難道雪花膏香蜜撲粉這些東西，一點兒也不用嗎？厲白道：這個却是免不了用一點。李吟雨道：這就對了。你們擦在身上，自己是不知道的。凡是這種脂粉香味，初用的時候，香氣馥郁，過於濃厚，原也不過如此，惟有用了一許久之後，衣袖之間，略略的染了些殘脂剩粉，一經身上的體溫或汗氣托出來，隨風吹出去一兩陣，在身邊要有個異性的人聞着，真是沁入心脾，其味無窮。剛才我聞見你圍巾上的香，老是要聞，所以捨不得走上前去了。這幾句說得厲白心窩一陣奇癢，直透頭頂心，十分愉快。對李吟雨笑道：看你不出，對於這些事，倒很有考究。李吟雨正想答話，已經到了小胡同口，走上大街，



便停止談話，一陣和他上共和飯店來。到了裏面，厲白就吩咐茶房將房門開了，讓李吟雨在他外邊屋子裏坐。李吟雨道：密斯厲，你就是這兩間屋子嗎？你前天寫信給我，叫我搬到你一處來住，這兒那裏有地方呢？厲白道：你要住幾間屋子呢？李吟雨道：那要得了幾間呢，一間就夠了。厲白道：却又來，這裏兩間屋，我們各人一間，還不行嗎？李吟雨笑道：我是願意，不過兩間屋只有一扇門進出，朋友來了，很不雅觀。厲白把臉一板道：什麼不雅觀啦！大概你我的熟朋友，都知道我們的關係，我們藉此把他鬧開了也好。你們今日說戀愛自由，明日說社交公開，難道都是假的嗎？你要知道兩性戀愛，這是天經地義，男女在一處交朋友，交得密切了，自然有身體上的結合，這是極普通的事，什麼稀奇？人家看見，口裏就不說，心裏誰不知道。所以我看見舊社會上的女子，

爲了禮節上的拘束，把神聖的戀愛，情願犧牲，真是得不償失，太不會打算盤了。有一班人，也知道戀愛是寶貴的，又要顧全什麼貞操兩個字，只好暗中和情人往來，其實這種事，也決計瞞不了人的，到了最後，反惹得這萬惡的社會，送你偷人養漢四個字，真是氣死人。男人勾引女子，至多不過調戲的名詞，女子要和男子結合，就叫他偷人，簡直當賊看待，這是什麼話？我爲矯正這種惡風俗起見，和誰戀愛，老老實實就和誰戀愛，完全公開，不作那些鬼鬼崇崇的樣子。我絕不能承認偷人那兩個字的名詞，我們兩人在一處住，就在一處住，別人管得着嗎？什麼叫不雅觀！這一派大道理，說得李吟雨啞口無言，只對厲白嘻嘻的笑，厲白笑着說道：你也沒有話說了吧？說着將房裏門框上電機子一扭，裏面屋子的電燈亮了起來，他就走進裏面去換裙子。他回頭一

看門簾子沒有放下來，他便隔着屋子叫道：密斯脫李，你進來，替我放下門簾子，免得夥計亂闖進來。李吟雨聽了厲白的話，當真走進來，把門簾子放下來，只見牀上疊着棉被，把枕頭堆得高高的，厲白枕着枕頭，仰着半邊身子，橫躺在牀上，一隻腳懸在牀沿上，一隻腳却伸出去，勾牀面前那個小方橈子。李吟雨見他勾了許久，沒有勾着，便彎着腰替他，把橈子端了過去。厲白看見，伸脚趁勢將李吟雨的腰一勾，李吟雨不會提防，身子往前一撞，脚一滑，上半身便倒在牀上，一個腦袋，直伸到厲白懷裏。李吟雨埋怨道：你這人真是冒失鬼，倘若腰擱在床沿上，那可不是玩兒的。厲白一隻手按着他的腰，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臉，笑着問道：我問你，剛才你在女子改造會，爲什麼和秦漱石那樣客氣？李吟雨被他按着，站不起來，連忙捉着厲白的手，說道：摸得人

家的臉，怪癢癢的，快別動手，有話好好的說罷，要不然，我就要咯支你了。厲白聽了這話，先笑起來，趕快放了手，李吟雨站了起來，把兩隻手東指西戳，往厲白脖子上脅下腰下，四處亂揣，厲白在牀上把口笑得茶杯那樣大，滿牀亂滾，兩隻腳就像踏自行車一樣，也是上上下下的亂蹬，口裏不住的求饒。李吟雨道：你要我饒你也容易，必得叫我一聲哥哥，我才住手。厲白笑得上氣接不上下氣，喘吁吁的說：哥……哥，好……哥哥，這還不成嗎？李吟雨這才住手。厲白坐了起來，一面理耳朵邊的鬢髮，一面指着李吟雨笑道：你鬧得夠了，我非重重罰你，不能讓你走。李吟雨道：罰我什麼事，你說。厲白道：罰你和我寫兩封信，一封寫給龐總長，一封寫給汪督辦，寫完信，還得替我在煤油爐子上熬一鍋蓮子粥。李吟雨道：現在已經七點鐘了，再要做這些事，到了什麼時候

呢。厲白道：不要管他什麼時候，反正你不替我做完了，我不能放你走。李吟雨沒法，只得一樣一樣替他去做，到了十一點鐘，兩個人才把蓮子粥，吃下肚去。李吟雨笑道：現在沒有什麼事了，可以放我回去吧？厲白道：你要走，只管走。李吟雨偏着頭，斜着眼睛望着厲白笑道：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道你賞臉不賞臉？厲白聽了這話，眯着眼睛一笑，說道：你瞧，這一副骨頭，什麼要求，這不是廢話嗎？乾脆你就……李吟雨笑道：那固然是一樁事，還有一層，我這兩天實在窮得厲害，你若手中方便，務必借十塊錢給我使，等我好去還些零碎小債。厲白聽了這話，猛然伸出手來，揪着李吟雨一隻耳朵，笑着罵道：你這壞透了的東西，那回都是這樣問我借錢。李吟雨縮着脖子，把兩隻手掩着耳朵，嚷道：哎呀，耳朵揪掉了。厲白道：別嚷，仔細隔壁屋子裏人聽見，便放了

他的耳朵，握着他的手，正色說道：玩笑歸玩笑，說真話歸真話，你若真沒有錢用，在我這裏再拿十塊去，也不算什麼，可是我剛才所說，叫你搬來住的話，你究竟意思怎樣？李吟雨道：只要能把那邊公寓裏的賬開銷清楚，你要我什麼時候搬來，我就什麼時候搬來。但是，我很不願意和你說這句話，免得你又說我在你面前敲竹槓。厲白道：這也很容易，倘若你真欠公寓裏的錢，我明天可和你一路去算賬，欠他多少，我替你還他多少，這你也就無話可說了吧。李吟雨聽了這話，心裏想道：人心都是肉做的，他在外面七拼八湊弄來的錢，我實在用的不少，對於人家，不能不拿出一點良心來，心裏這樣一想，就覺得他的這張大嘴，也並不討厭，便又坐下了。和厲白找些閑話談談，一直談到兩點鐘，再要走時，共和飯店早已關了門。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李吟雨只得和



厲白一路回公寓去，把欠賬算清。從這天起，他們就實行合作。當他們實行合作以後，約摸有兩個星期，外面的閑言閑語，實在不好聽，大家都說女子改造會，大概是先由公妻這一項事業，先行着手。這關打破了，其餘的自好進行。這種說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理由，誰知就在這個時期，女子改造會，忽然分裂爲二，另外成立了一個女子解放會。女子解放會的會長，正是秦漱石，却與他的好友厲白，處於政敵的地位，外間看見這種的現象，都十分歎惜，說是政治這樣東西，真是參與不得的，連所謂水做的女孩兒家一做了政客，也會內鬨起來。這話一傳到新聞界耳朵裏去了，也有許多人要打聽真相，以便揭破外面的疑團的。也是事有湊巧，女子改造會的厲白，這時忽然發出一大批請客帖子，就在會內，開一個茶話會，招待新聞記者，接到帖子的人，看見上面

大書厲白謹訂知道他是一個異性的時髦人物無論識與不識早就願蒞會，瞻仰一番。況且逆料這回招待，與女子改造會的分裂，必定有關，也應該去看看，以便爲女子參政歷史上，多留一點材料，所以這日到會的新聞記者，居然有二三十位。一會兒，大餐桌子上，茶點擺好，厲白穿了一套灰色嗶嘰衣裙，頭髮燙的蓬蓬的，擦了一臉的粉，十分素淨。走了出來，站在主席，對來賓一鞠躬。當時劈劈拍拍，滿座就鼓起掌來。厲白便開口說道：鄙人今天約諸君前來，蒙諸君惠臨，十分感謝。諸君職務很忙，我也是很知道的，倘若沒有不得已之處，也不敢輕於奉請，現在我有一樁事，要求諸位幫忙，望諸君念我是個弱者，要盡力援助才好。大家聽了這話，都嚇了一跳，想道：糟了，許是他要藉口會裏經費支絀，請我們捐款，或者要我們在報上和他鼓吹，也未可知，都在大

悔此來上當。厲白接上說道：我爲什麼事要求諸位援助呢？這句話說來也長，我現在簡單的報告諸位。不是別的什麼事，就是我的未婚夫，被人引誘，現在不認我了。說到這裏，嗓音就硬了。那些來賓，高高興興而來，以爲厲白必有一番大議論，不料說了出來，原來是這一回事，大家打一個照面，不好作聲，頓時桌子底下，却好像打無線電一樣，你敲我的腿，我敲你的腿，忙個不了。厲白接上說道：我的未婚夫是誰，大概入座的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今日我正式宣布出來。他姓李，名字叫做吟雨，本來是我一個同學，我看見他很好，就和他訂交爲友，這是兩性戀愛的初步，諸君不少個中人，當然是知道的。這句話說完，當時就一陣鼓掌。厲白又接上說道：從此以後，我們感情逐日進步，就有了婚約，近來我們爲合作辦事便利起見，並且住在一個旅館

裏。無論如何，我們有了夫婦的關係，是很明白的了。不想我們會裏，有一個秦漱石女士，他竟做這樣不道德的事情，實行勾引我的未婚夫。其初我以為他們不過精神上的結合，還沒有肉體上的關係，誰知前幾天晚上，密斯脫李，却有一晚上沒回來，我就有點疑心。到了第二天一早，他才走了來回，就告訴我說有一樁急事，要十塊錢用，叫我借給他。我說：你昨天晚上，準是鬧了什麼岔子吧？錢是有，你必須說出用途來，我才能拿出來。這句話，我原出之無心，以為他或者在外面賭錢輸急了，借了人家的錢，等着要還。誰知他聽了這句話，漲得滿面通紅，賭咒發誓的說：一點兒岔子也沒有，因為有朋友住在旅館裏，要上天津去，却因為欠了賬，走不脫身，清早找了我，去，千託我，萬託我，請我替他找十塊錢。我想別處去張羅，也來不及，所以回來請你通融一下。我就

說：你昨晚住在那兒？他說：住在朋友家裏。我說：住旅館的人，也認得這位朋友嗎？他說：不認得。我說：這就不對了，住旅館的那個人，既然不認得你那位朋友，何以知道你住在他家裏，一清早就來找你？他見我如此說，分辯不過來，只得笑着說：老實告訴你，我也住在旅館裏，怕你疑惑我，所以我這樣繞灣兒告訴你。我聽了點點頭，便拿出十塊錢來。他正要伸手來接，我說：慢點，你這話靠不住，你要告訴我，是那家旅館，多少號房間，我才能給你。他也沒有思索，一口氣說出來，是明星旅館二十四號，他說完了，我不動聲色，將錢交給他，他忽忽忙忙就走了。我等他出門之後，馬上跟了出去，雇了一輛車，一直就上明星旅館，到了旅館裏，我一問茶房，二十四號，有沒有一位李先生住在這裏？茶房對我看了一眼，就說：不錯，可是帶了太太的。我說那就對了。茶房便引我走

到二十四號房間門口，我在外面，就聽見密斯脫李的笑聲。推門進去一看，他正和秦漱石女士坐在一處說笑。密斯脫李見了我來，臉上像漆了硃砂一樣，說不出話來。到後來他反惱羞成怒，質問我追來做什麼。當時就是活菩薩也忍耐不住，是我和他兩人吵了一頓，方才回家。誰知密斯脫李就此變了心，由前日起，就搬着走了，和我脫離關係。諸位都是輿論界的明星，向來主張公道的，秦漱石這樣賣友，李吟雨這樣的賴婚，實在是學界的敗類，情場的蝨賊，望諸位對我加以援助，一致聲討。說着嗓子就一硬，撲撲簌簌吊下淚來，臉上擦的那層粉，被眼淚洗着，現出一條條的紫痕。加上他的蓬頭和那一身淺灰衣裙，活像一個小寡婦，在場的人都十分可憐他。厲白將話說完，對在場的新聞記者，深深的一鞠躬，滿大餐桌上，劈劈拍拍，又是一陣鼓掌，大家用了

一些茶點，各自散去。厲白覺得今天所來到的新聞記者，對他的感情，都還不錯，心裏比較舒服一點。厲白雇了車子，自回共和飯店來。茶房開了房門，走進房去，室邇人遐，心裏又生了許多感觸。覺得這些男子漢，他對於女子，是專門以貌取人的，你若臉子生得不好，就挖心給他，也是沒用，掩上房門，坐在桌子邊，呆呆的想。這時，暮秋天氣，院子裏的葡萄藤，早已收拾乾淨，只剩一所空架子。瑟瑟的西風吹了過來，越發覺得院子空落落的。厲白的房間，和這院子，只隔着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紙上有幾個指頭大的小窟窿，風在眼裏吹了進來，屋子裏增了許多寒氣。屋頂上，懸着的那盞電燈，微微的有點擺動。却也奇怪，覺得他的光，今夜都是慘白的，再一看，硯池是乾的，茶壺是冰冷的，滿屋子都顯得冷清清的。厲白坐在桌子邊，正對着一面梳頭鏡子，想起這一次

燙頭髮，還是李吟雨幫着燙的，不料他的溫存體貼，全是欺騙我的，自己一味癡心想和他結婚，供給他的衣食，真是冤透了。這一傷心，不由得又弔下淚來，剛才在會場上流淚，怕把粉洗去了，不能不忍住一點，現在反正要睡覺了，不必顧慮，就伏在桌子上，儘量的一哭，足足有一個鐘頭。雖然沒有哭出聲來，眼淚拋珠似的流了出來，把臉上的粉洗個乾淨，一照鏡子，臉黃黃的，眼睛泡也有一點兒腫。正在凝神，猛然間，壁上的時鐘，噹噹響了二下，想道：時候不早了，去睡罷，我們江西人有一句話，三隻腳雞公找不到，兩隻腳老公要幾多！這樣忘恩負義的人，我還想他做什麼？他雖然用了我幾個錢，他也小小心心陪着我住了許久，我也不上當，我還有許多正經事沒有做，何必爲這點小事煩惱。想畢，脫了衣裳，就去睡覺。到了次日，厲白起來，想起龐總長那裏，幾回



前去，他都不在家，今天不如趁個早，前去碰碰看，主意打定，他便換了兩件樸實点的衣服，重新擦了雪花膏，照照鏡子，衣服穿得端正了，然後才雇了一乘車子，往龐總長家裏來。這天龐總長正爲有特別閣議，一早就走了，厲白又撲個空，好不煩惱。心裏想道：他每天下午，總要到部裏去的，我到部裏去找他罷。我雖然是求差事，和別人不同，別人要做官，無非是想弄兩個錢，我們做官，却是爲女界參政運動作先鋒，是正大光明的行爲，犯不着瞞人，就是到部裏去找他，他要嫌太過於公開，我還要把這番話教訓他一番呢。他自思自想，很覺不錯。到下午三點鐘，他果然一直到衙門裏來會龐總長，走到門房，他掏出一張名片交給號房道：我要會你們總長。號房接過名片一看，上面寫著女子改進會會長，北京學生同盟會幹事，愛社總幹事，各團體聯合會交際員

婦女週刊社編輯，旅京贛省青年會幹事，水災急賑會會員，還有幾行名目，號房也來不及看，心想他多少有點來頭，我且替他上去回一聲。便請厲白在接待室裏坐着稍等一等，自己便拿了片子，直送到總長室裏去。龐總長接過名片一看，把眉毛皺了一皺。搖搖頭，嘆喏的一聲又笑了。便吩咐茶房，對面屋子秘書室裏，把舒九成秘書請了過來，舒九成來了，龐愛山將片子遞給他，笑着說道：這個女學生真是荒謬絕倫，他並沒有經過人介紹，前次曾找到我家裏去過一次，見面之後，他就找我要差事。我說：我那裏並沒有女職員，這却是無法安置，你們年輕，還是安心讀書罷。他却老師長老師短，叫個不了，伸手難打笑臉人，叫得我實在沒法申斥他。只好說：你暫時回去罷，若是少學費使，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他才走了。以後他就常常來找我，麻煩透了。舒九成

道：總長怎麼是他的老師？龐愛山笑道：我那裏有這樣的學生，只因那華國大學，我也是個董事，他就硬派我是他的老師了。這回來，大概是來找差事，你可以去見他，看他說些什麼。舒九成答應着去了，便在會客廳裏等着，吩咐茶房請厲白。厲白來了，遙遙的看見舒九成，兩腳並立，兩手交叉在胸面前，放出嬌滴滴的聲音，口裏叫着老師，便彎着腰深深的鞠了一個躬。等到走進來一看，並不是總長，方纔覺得剛才過於冒失，不覺臉上一紅。舒九成使用手指着椅子道：請坐！請坐！厲白坐下，先問道：你先生貴姓？舒九成道：姓舒。厲白道：鄙人有點事，要見龐老師，請舒先生代達一聲。舒九成道：總長事情很忙，沒有功夫見客，女士有什麼話，兄弟可以轉達。厲白道：這個我是知道的。說到這裏微微露出一點笑容，又說道：我和總長有師生之誼，不應該以普通來賓相

待，要親自接見纔是。就是鄙人錯了，當面教訓一頓，那也不要緊，如今派人出來代見，好像生疏了許多似的。舒先生以爲如何？舒九成道：總長實在有事，不能出來。厲先生有什麼話，儘管告訴鄙人，由鄙人轉達也是一樣的。厲白聽見他這樣說，這龐總長大概是不能出來的。便道：也沒有別事，前幾次會見總長，曾當面依允我，給我一點事做，現在相隔許多日子，并未看見發表，恐怕總長事多，把這件事忘了，特意來見總長，懇請栽培。鄙人雖然程度幼稚，不瞞舒先生說，國立私立大學的學生，認得很多，在學生會裏，他們很尊重我的話，關於調停學潮這個問題，我多少可以替總長出點力。舒九成道：厲先生的話，總長也曾和我說過，不過各機關現在都沒有女職員，我們似乎不好開這個例。厲白笑道：厲先生對於世界上女子參政運動這樁事，未免太不留意了。

英國美國，不去說他，就是中國廣東湖南早有女議員了。再要說到北京，家父衙門裏就有我一個差事。舒九成道：令尊是在那個機關。厲白覺得這話，說得太冒昧了，臉上一紅，很爲躊躇。停了一會，低頭看着地下，說道：不是鄙人親生的父親，是義父衙門裏。舒九成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先生這樣說，我倒想起一樁事來，彷彿在那個報副張上看見，說中外會議辦事處，有一個女職員，這女職員就是督辦的乾小姐，難道這乾小姐，就是厲先生嗎？這一句話，似乎問得唐突一點，厲白有點難堪了，他的答覆，倒值得研究。看他如何答覆，便在下回。

陳 霽 麓 著  
**南遊記**

看過西遊記的人不可不看  
南遊記

書中寫唐僧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等重出西天  
佛國東渡中華情形奇趣橫生

在滑稽之中寓有至意有功世道之作

影射時事 勸善懲惡 情節離奇 大有可觀

孫行者在上海大顯神道 豬八戒到處大鬧笑話

唐三藏受盡了種種出乎意料之外的魔難滑稽可笑

既滑稽 又神怪 更有寓意 是一部有主義的好小說

凡上海的種煙酒賭嫖等惡習慣書中敘述得繪聲繪影入骨入神足抵一部洋  
場萬惡史在滑稽筆墨之中寄無窮感慨

■全部三册 定價一元四角 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 春明外史 (全十二集)

每集定價銀九角  
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張恨水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 不 准 翻 印

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

3